

尚書後案

仁德
1.356
4





尚書後案卷十二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案曰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二云箕古文箕字見尚書

傳曰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本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疏曰

商曰祀周曰季釋天文此周書稱祀箕子不忘本也箕子商人記傳引此篇

皆云商書是箕子自作明矣

案曰十三祀者文王自虞芮質成始為受命之元季七季而崩武王嗣位不

改稱元季十一年觀兵于商十三季勝殷殺紂還歸鎬京訪于箕子而作此

篇此鄭氏說也晚出古文據漢書律歷志改為文王受命九季而崩其言武

王以十一季觀兵十三季勝殷殺紂則同故以此十三祀為歸宗周告武成

之後伏生大傳云武王勝殷纘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為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觀此似十一季滅紂十三季

訪洪範矣大傳鄭為之注至解經復不從之蓋鄭學擇善而從無所偏主又注經與注緯不同與注傳亦不同中候大傳鄭皆注之中候言書有百二篇大傳言十一季滅紂解經皆不用其說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釋文曰隲之逸反相息亮反彝

以之反馬曰陰覆也隲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釋文曰隲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

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

敘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尚書疏。劉三吾傳曰隲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

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敘問何由疏曰

傳以隲即質也質訓為成成亦定義故為定也言民是天所生形神天之所

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

天默定也相協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

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

非徒賦命于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

施之于民皆是天助之事也王肅以陰隲下民一句為天事相協以下為民

事與孔異

案曰馬云陰覆也者說文雲部霽字注云雲覆日也从雲今聲于今切又云

古文省阜部陰字注云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从阜含聲于今切若从王及

偽孔以陰為深默當作陰若从馬以為覆當作霽但古字多通則作陰亦可

也馬又云隲升也者阜部陟字注云登也从阜从步竹力切又馬部隲字注

云牡馬也从馬陟聲讀若郢之日切二字各異古字多通故借隲為陟登即

升也馬必以陰隲為覆生者據上所引霽有覆義陟有升義馬又以升猶舉

舉猶生輾轉相訓明隲得為生也釋詁云隲陞也郭璞注引方言曰魯衛之

間曰隲呂覽卷十七君守篇引此經而申說之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誘

注云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漢書五行志

亦引此經服虔注云隲音陟應劭注云陰覆陟升相助協和倫理攸所也言

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列子卷一天瑞篇云

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張湛注云職主也說皆與馬融合此漢人詁

訓也王肅及偽孔解陰隲之義皆非是宋世家以隲為定王及偽孔王孔又以相為

助協為和合彝倫為常理者釋詁相助同義故相為助也說文彣部云協眾

之同和也正月詩云洽比其鄰毛傳云洽合僖二十二季左傳引作協是協

為和又為合也釋詁云彛常也說文侖部云侖理也是彛倫為常理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陜洪水汨陳其五行釋文曰鯀工本反陜音因汨工忽反行戶更反

只作壘後人加自說文卷十三下土部畷字注云塞也即引此經以證从土西聲於真切蔡又以洪作鴻亦古字通也又以汨作日並見洪适隸釋曰字又見黃伯思東觀餘論汨于筆反从水日聲蔡省筆故作日也行古讀五行之行亦若

杭

傳曰陜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疏曰襄二十五年左傳說陳之伐

鄭井陘木刊謂塞井斬木是陜為塞也水性下流鯀反塞之水失其道則五

行陳列皆亂

案曰傳以陜訓塞見上汨訓亂者張衡南都賦溲淚滅汨司馬相如上林賦

汨乎混流皆有亂義方言汨疾也亦亂意又古訓有反義說文汨治水也治

反為亂也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釋文曰畀必二反徐甫至反斃多路反徐同路反案曰史記集解徐廣曰斃一作釋此字本誤作釋又傳寫之誤

鄭曰帝天也天以絲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

由敗也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裴駰集解傳曰畀與斃敗也天動怒絲不與大法九

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疏曰畀與釋詁文疇是輩類之名言其每事自相

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九章

案曰鄭以畀訓與者說文冫部云畀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是也洪範訓大

法者釋詁文疇訓類者疇本當作疇疇乃流俗妄造不成文理說文田部疇

字注云耕治之田也从田象耕耨之形直由切或省作畱此言九疇者蓋龜

背所列之字縱橫錯落其行列象田耕耨之形而所列者有九故曰九疇劉

歆班固皆以為九章鄭康成及偽孔傳顏師古以為九類田形有章義亦有

類義也易否九四睨離社九家注云睨者類也是也俗乃作田旁加壽攷說

文凶部畷字注云詞也从白畷聲畷與睨同虞書帝曰畷咨直由切又口部

畷字注云誰也从口畷又聲畷古文畷直由切玩說文本義畷乃語助詞有

詞無義畷乃為誰二字已不可混堯典亮采惠睨睨字偽孔訓事與類之義

相近是矣而畷咨若時畷咨若予采當從說文為畷畷若予工畷若予上下

草木鳥獸當為畷今四處史記皆作誰偽孔從其訓爾雅釋詁亦直云睨誰

也郭璞注此乃引睨離社為證誤蓋古字多假借凡詞也之畷誰也之畷皆借睨為之亦尚無害

今以此三字並變从壽則非矣何也壽考之壽在老部本作壽从老省畷聲

今加又又誤作寸變為壽以此作壽考之壽已不成字又強使田形之暱語
詞之鬪鬪誰之鬪三字槩從壽得聲非謬中之謬耶敦訓敗者敦本當作燁
說文卷四下友部云燁敗也从友畢聲商書曰彝倫攸燁當故切卷三下支
部云敦解也从支畢聲詩云服之無敦敦厭也一曰終也羊益切二字絕不
同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二饜古文敦見尚書雲漢詩云耗敦下土箋云敦敗
也春秋鯨露引作射與敦通應訓厭毛詩古文則作燁故鄭訓敗也俗儒不
識字變暱作疇混燁入敦皆非也

鯨則殛死禹乃嗣興

釋文曰殛紀力反或作極音同

鄭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鯨其舉也與禹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冊府元龜一百四卷帝王部訪問篇

傳曰放鯨

至死不赦嗣繼也廢父興子堯舜之道疏曰嗣繼釋詁文

案曰鄭引傳云云者僖三十三年文襄二十一年傳亦云鯨殛而禹興也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釋文曰錫星歷反

傳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叙疏曰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

文字卽是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繼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爲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有此說也此九類禹次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義當然也

案曰傳以九疇爲洛書又云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云云者漢書五行志載劉歆之說曰虞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經曰惟十有三祀至彝倫道敘云云此武王問雒書于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日五行至畏用六極云云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廼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又以爲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歆之說如此論語河不出圖何晏集解載孔安國注曰河圖八卦是也是歆之說實本安國矣孔

傳晉人假托于顧命河圖注云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而于此篇則以為洛書蓋取歆說也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李鼎祚集解載鄭元注曰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曰九篇六篇則不止八卦九疇而八卦九疇亦當在內蓋鄭學與孔劉家法本合其說宜無不同又鴻範五行傳曰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鄭注曰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禹始居攝為君之年也帝舜也步推也上帝天也帝令禹推演天道謂觀其得失反覆也休美也禹于是受舜之美令奉行之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于洛于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也據此則鄭以洪範為出于洛書說與劉歆合亦與孔傳合也但漢儒雖有圖書配卦疇之說未詳圖書何狀其亾久矣桓君山曰河圖而不可知見桓子新論俗儒紛紛之論以五行生成圖為河圖以太一下行九宮圖為洛書所未詳也

初一日五行

馬曰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釋文。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下卷傳曰九類一章以五行為

始

案曰馬云云者孔傳與馬同下文疏以天言簡要必無次第初一日等禹之所加疏推傳義即馬義也鄭注殘闕無明文但傳每違鄭從馬此條鄭未必與馬同况鄭注繫辭云洛書有六篇其繇如此則鄭必以六十五字為皆洛書本文與劉歆同也說見下文五行稱行者白虎通五行篇云行者言為天行氣之義也播五行于四時迭相休王是為天行氣也

次二曰敬用五事

案曰敬五行志及孔傳引並作羞則是漢人本如此又藝文志引此經而釋以進用五事云云藝文本之劉歆七畧則歆亦作羞似為可從但鄭小雅小旻箋引此文作敬字其實蓋羞乃敬字之誤也說文術部初自急敬也从艸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恆言也从艸省與義善美同意又考古文艸不省敬字从支而其左从耂類羞遂誤為羞以形相似也晉書作庶又因羞而誤也

傳曰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

次三曰農用八政

鄭曰農讀為醲尚書疏馬曰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釋文王曰農食之本也故以農言之尚書疏傳曰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疏曰八政三德總是治民但政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已之稱故分為二疇也

案曰鄭云農讀為醲者說文卷十四下酉部云醲厚酒也鄭意訓農為厚也馬王主田農漢書張晏注同顏師古曰此說非也農厚也羞用義例皆同非田農之義也羞用之誤見上而農訓厚則是說文卷三上晨部作農从晨凶聲徐鍇曰當从匈乃得聲隸變作農此字雖訓耕而卷十一上水部濃為露多引詩零露濃濃卷八上衣部禮為衣厚貌引詩何彼禮矣又醲為酒厚諸字皆從農得聲而亦兼取其義且古字多同用則農訓厚可知傳多從馬王偶或從鄭違馬王此其一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

案曰協五行志作叶應劭曰叶合也師古曰叶讀曰叶和也攷說文第十三下勑部云勑从思協為衆之同和从勑从十勑也叶勑為古文協从勑从十叶亦古文从勑六字實一字五行志叶特叶之說耳而師古云讀曰叶謬矣偽孔作協五紀同為協用正與衆義合也

傳曰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疏曰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為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于星辰乃為天之歷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用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和之

次五曰建用皇極

傳曰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疏曰皇大釋詁文極中常訓也王者所行無過不及用大中之道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為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大中也

案曰傳以皇極訓大中者漢書八十一卷孔光傳光日蝕對曰書曰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又八十五卷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明王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于下日月理于上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應劭漢書注亦云皇大極中文選四十九卷干令升晉紀論注引宋均注尚書考靈曜並同此漢人詁訓也再攷極之訓中經典屢見本疏引莫匪爾極周頌思文文毛傳云極中也以為民極周禮六官序首皆有此文鄭注與毛同又商頌四方之極鄭箋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十年以謹罔極杜預解並同說文卷六上木部極棟也从木亟聲徐氏云極者屋脊之棟也今人謂高及甚為極義出于此是以廣韻亦以極字兼中與至二訓然于皇極之極則先儒皆以為中無二訓也惟

皇字漢人有異解五行志皇君極中建立也五行志說本伏生五行傳蓋五行傳直以皇極作王極故鄭彼注云王君也然白虎通號篇云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也詩皇矣上帝又皇王惟辟傳並云皇大也箋云言大王者武王事益大是皇有大訓也伏生乃今文之學非古文其說不盡可從鄭注傳與注經異義者多彼傳以皇作王自當訓君此經作皇鄭必不訓君也下文遵王王道方訓君耳

次六曰又用三德

案曰又五行志作艾應劭曰艾治也師古曰艾讀曰艾蔡邕石經亦作艾見洪道隸釋攷體卷十二下入字注云艾艸也从艸从交聲交聲也此乃艸名雖古字多假借究非正卷九上聲部艾字注云治也从辟又聲虞書曰有能俾變魚廢切此字正訓為治許慎引書本孔安國堯典作變則洪範亦必作變可知此字尚書屢見說文所引及洪範此文外堯典又有烝烝乂臯陶謨俊乂在官萬邦作乂禹貢淮沂其乂雲土夢作乂微子用乂離敘洪範從作乂又用明乂用皆不明康誥用保乂民乃其乂民惟民其康乂乃非德用乂用康乂民又重句召誥其自時中乂亦敢於戮用乂民洛誥曰其自時中乂多士保乂有殷君夷丞成乂王家保乂有殷用乂厥辟乂保乂有殷多方爾局不爽介乂我周王立政以乂我受民惟正是乂之茲乃俾乂康王之誥保乂王家呂刑率乂丁民棗穉乂序乂書有成乂偽孔一槩皆作乂訓為治爾雅釋詁亦云乂治也蓋此字自魏晉以來俱以艾艸之字或艸名之字代之而正體艾字久廢不用古字多假借要亦無字鄭于俊乂云智過百人為乂亦治意從作福祿艾之毛傳云艾養也鄭箋同此蒙上烝民乃粒正當為養偽孔亦訓為治則非也

傳曰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
案曰應劭謂治大中之道用三德與傳不同傳是也

次七曰明用稽疑

案曰說文三卷下卜部叶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書云叶疑古兮切又六卷下禾部木曲頭止不能上也古兮切又稽部留止也从禾从尤音聲古兮切叶本為卜問字因稽占本當作禾以極于上而止有上可義也乃又借稽用之于一稽字或作卜問或作稽攷或作上同其實本義惟留止彼三義皆假借也至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一又云稽古文尚書作又汗簡末可盡信當以說文為正

傳曰明用卜筮考疑之事

案曰傳以稽訓攷者卜問亦是稽攷之事故也應劭曰疑事明攷之于著龜與傳合也

次八曰念用庶徵

鄭曰庶衆也徵驗也謂衆行得失之驗

禮記二十四卷禮器疏

案曰鄭云云者庶衆釋詁文孟康注五行志以休徵為善行之驗是徵為驗也下經言肅乂哲謀聖則休徵應之狂僭舒急蒙則咎徵應之是衆行得失之驗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釋文曰嚮許亮反一音許兩反○案曰威史記作畏漢書五行志及谷永傳並同

馬曰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案曰馬注此條偽孔傳與之同應劭漢書五行志注亦同而案駟史記集解采馬注脫去嚮勸人用五福六字今以意增傳曰此已上禹所第敘疏曰自初一日已下至六

極禹所第敘禹爲此次者五行諸事之本故爲初發見于人爲五事故爲二
正身而後及人乃名爲政故爲三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爲四順天布
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爲五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爲六政雖在德事必
有疑故稽疑爲七行事在于政得失應于天故庶徵爲八天監在下善惡必
報故福極爲九皇極居中者總包上下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前八事俱得
五福歸之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處末也五行不言用者萬物之本不嫌非
用也皇極不言數者總該九疇非數能盡也稽疑不言數者卜五筮二舉卜
不兼筮舉筮不兼卜且疑事既衆不可以數總之也庶徵不言數者得爲五
休失爲五咎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五物不
可言十也然福極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明言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
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威相反不可一言爲目故別爲文也等行五事所
以福五而極六者大劉以爲皇極若得則分散總爲五福若失則不能爲五
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弱故爲六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爲國風
也咎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徵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卽與咎徵常雨相
類故以常雨包之爲五也傳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
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
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日等二十七字是禹加之也
其敬用等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
等亦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

案曰馬以威爲畏懼人者古威畏通也傳云已上禹所第敘者釋文引馬注
云五行至六極是洛書文則初一日等二十七字是禹所加本文惟三十八
字上傳云禹因而第之此傳云此已上禹所第敘是孔與馬同疏欲申孔故
曲爲附會實則五行志所引劉歆說六十五字皆本文者爲是觀鄭言洛書
有六篇則何必以天言簡要必無次第爲疑諸家之說皆非也

疏所引顧氏彪也
大劉焯也小劉炫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案曰一五行以下一二等字漢石經無之見宋
洪适隸釋所載漢石經殘字史記宋世家亦無

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

史記宋微子
世家集解

傳曰皆其生數疏曰易繫辭曰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卽五行生成之數天

一二等字漢谷永傳承劉策引皇極皇建其有極
無五字說文卜部引卽疑不言七當是僞孔妄加

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于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于陰陽陰陽往來在于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爲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于十一月子坤貞于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夏至當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于無著生于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爲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

案曰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傳亦云皆其生數者月令春其數八夏其數七中央土其數五秋其數九冬其數六鄭注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云云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木生數三成數八火生數二成數七金生數四成數九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八七九六者舉其成數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此與書注相發彼正義曰白虎通云行者爲天行氣也水訓準平均法則之稱言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訓禁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訓吐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生物謂木火七八之數成物謂金水九六之數則春夏生物秋冬成物故易繫辭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注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是七八生物九六終物也洪範云云所以一曰水者乾貞于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二曰火者坤貞于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當午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次木四曰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次金五曰土者三月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爲土土王四季載四

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水在北方者從盛陰之氣所以潤下從陰也火在南方者從盛陽之氣炎上從陽也木在東者東是半陰半陽曲直以陰陽俱有體質尚柔故可曲可直金在鹵方者亦半陰半陽但物既成就體性堅剛雖可改革須火柔之土在中者以其包載四行含養萬物為萬物之主稼穡所以養萬物也此亦與書正義相發經意兼合成數但本文惟舉生數故鄭云陰陽所生之次傳亦云皆其生數也逸周書卷三小開武解云五行十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五黃位土孔暹注云言其所順而動是亦言陰陽所生之次與洪範合也至于播五行于四時則月令木火土金水更相休王是為相生遞王之次與此次不同春秋繇露卷十一五行之義篇云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水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董子言如此義各有取也又昭二十五年左傳正義洪範五行以生數為次六府水火金木土穀與洪範異者以相尅為次此又一義也

水曰潤下

案曰下古音戶釋文無音然炎上之上釋文有二音以此推之則下亦當有上去二音

王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

尚書疏

火曰炎上

釋文曰炎榮鉗反上時掌反又如字

王曰火之性炎盛而升上

尚書疏

傳曰潤下炎上皆言其自然之常性

案曰王云者睽象傳云火動而上澤動而下虞翻注即引此經以說是也

木曰曲直

傳曰木可揉使曲直

金曰從革

馬曰金之性從火而更可銷鑠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

傳曰金可以改更

案曰馬云云者上下文王孔注亦必本馬義木金土皆言其人事之作用也土爰稼穡

王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土可以種可以斂疏曰鄭元周禮

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借也言聚蓄之可惜也上文水火木金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為名非土本性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六府以土穀為二由其體異故也

案曰王云云者傳與王同疏引周禮注地官序官司稼注也說文禾部云穀可收曰穡收斂同義故斂之曰穡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釋文曰鹹音咸

傳曰鹹水鹵所生苦焦氣之味酸木實之性辛金之氣味甘味生于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疏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鹵方鹹地東方謂之斥鹵方謂之鹵禹貢海濱廣斥是海浸其地使鹹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火性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為焦味也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為酸一是木實性然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甘味生于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為土味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水火以下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名于上條

列說以成之此章所演凡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各為人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五行即五材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之行者在天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

案曰傳疏言五味專舉五行質性所成說猶未備物之鹹酸者甚多不獨斥鹵木實也木實之味亦不盡皆酸也苦不盡由火燼辛不盡由鑠金即木實之苦辛者多矣甘亦不獨在穀也胡氏涓云此節潤下等字仍當作水火等字解潤下作鹹猶言凡物味之鹹者皆屬水餘皆倣此月令春其味酸夏其味苦中央其味甘秋其味辛冬其味鹹鄭注云酸木之味凡酸者皆屬焉苦火之味凡苦者皆屬焉甘土之味凡甘者皆屬焉辛金之味凡辛者皆屬焉鹹水之味凡鹹者皆屬焉內經素問岐伯曰木生酸火生苦土生甘金生辛水生鹹是也昭元年左傳醫和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降生五味二十五年子太叔曰天生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天地之間只有陰陽二氣由二氣為五行五行亦氣也於物最大由五行有六氣則陽屬金風屬土雨屬

木晦屬水明屬火陰自屬天不在五行之內此鄭說見下文其降生五味亦由五行而來子太叔言五行于六氣之下正謂六氣為五行之用耳杜預注云五味皆由陰陽風雨而生正謂由五行有六氣以成五味耳非六氣在五行之前也蓋五行萬物之本無所不包原以氣言義方廣大至其形質已成為民所用謂之五材則已滯于一物矣潤下作鹹等雖取切于民用者言之其實潤下等字仍作水火等字泛說始得也

又案曰唐志曰五行見象于天為五星分位于地為五行行于四時為五氣德稟于人為五常用于人為五材播于音律為五聲發于文章為五色而總其氣為五行人稟五行之氣以生故于物為最靈今考木為歲星火為熒惑金為太白水為辰星土為填星見漢天文志木臭羶火臭焦土臭香金臭腥水臭朽臭即氣也見月令金色白木色青水色黑火色赤土色黃金聲商木聲角水聲羽火聲徵土聲宮見杜預昭元本二十五季傳解惟五常所屬天文志以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知屬水信屬土宋儒皆從之而鄭以信屬水知屬土與天文志異乾鑿度孔子云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

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五常仁義禮信智是也萬物始出于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為仁成于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于上陰得正于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為禮入于兌兌鹵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鹵方為義漸于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為信四方之義皆統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為智道興于仁立于禮理于義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也鄭說本此觀五事思屬土思曰睿則智為土必矣孟子智巧聖力之喻德必以智而成

又案曰初一日五行一節六十五字既為洛書本文則自一五行以下皆禹所推衍也然其中曰而曰汝曰乃者為箕子告武王之辭若八政若五紀若福極疑但為禹之語箕子無所附益其餘諸疇之中必多箕子所演說可知皇極一疇凡二百五十四字較他疇獨詳蓋洪範所重在此也傳疏既以初一次二等為禹所第遂謂一日水二曰火以下直至六曰弱盡屬箕子之言而與禹無涉禹之文太少箕子之文太繁皆非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釋文曰貌本亦作貌視常止反徐

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尚書疏。詩上之。市止反思如字徐息吏反下同傳曰貌容儀言詞章

視觀正聽察是非思慮所行

案曰鄭云云者詩疏引此注而解之云人先須貌嚴而後出言言從而後視明聽聰及思睿是人之明見在前故如彼次是也偽傳云觀正察是非即下文曰明日聰句中之意此節但舉其目而已尚未及此傳非也

貌曰恭

傳曰儼恪

言曰從

鄭曰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為不乖刺也尚書馬曰發言當使可從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是則可從

案曰鄭云云者鄭意從不以己身言而指人從我馬孔並同鄭又恐人致疑而解之云彼從由于我是其義精矣文十四年左傳晉人納捷菑于邾邾人曰齊出纒且長宣子曰其詞順論語言不順是言有順義禮記孔子閒居氣

志既從鄭彼注云從順也是從有順訓鄭非不知而于此必為此解者春秋繇露卷十四五行五事篇全引此經而釋之云從者可從則與馬鄭合是先漢古義不可改也

視曰明

傳曰必清審

聽曰聰

傳曰必微諦

思曰睿

鄭曰睿通于政事詩二之二卷馬曰睿通也釋文。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王曰睿通也思慮苦其

不深故必深思使通于微也尚書傳曰必通于微

案曰鄭馬王及傳云云者睿五行志作睿而釋之云睿寬也班孟堅又引論語八佾篇孔子之言寬以解此經睿字之義為寬大包容春秋繇露則直作睿而釋之云睿者言無不容然鄭于此經仍作睿訓通伏生五行傳作睿而鄭注云容當為睿通也攷其實古文睿與容相似而誤也居上固主于寬然

釋文曰睿悅歲反。案曰說文卷四下部韻字注云深明也通也从奴从目从谷省以齒切又韻字注云古文獻今偽孔作睿是古文也

詩二之二卷

釋文。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尚書

容者或有未睿而真睿必無不容鄭義不可易也

恭作肅

鄭曰君貌恭則臣禮肅也尚書疏。詩小雅小旻疏傳曰心敬疏曰恭在貌敬在心當緣恭

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

案曰鄭云君貌恭則臣禮肅者鄭注無逸云恭在貌敬在心注五行傳引說同疑古文恭只作苳不从心此云貌恭致禮肅禮貌似一而傳以肅為心敬禮記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肅肅敬也則肅即敬而敬在心蓋鄭解此經謂君以外貌之恭致臣內心之敬臣事君以忠而說文心部訓忠為敬此古義也傳出魏晉間猶知訓詁其改鄭致臣之義則非

從作又

案曰又詩小旻及箋所引皆作艾漢書五行志及王莽傳所引並同說詳上文

鄭曰君言從則臣職治也尚書疏。詩小雅小旻疏馬曰出令而從所以為治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可以治疏曰下從則國治故人主言必從其國可治也

案曰鄭馬又為治釋詁文

明作哲

釋文曰哲之舌反徐之列反又之世反。疏曰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哲智也鄭本作哲則讀為哲。案曰說文卷七上曰部哲字注云昭晰明也从日折聲音熱切收哲字此經及儀禮哲明行禮皆當

之舌反詩陳風明星哲哲小雅庭燎哲哲易大有九四象傳明辨哲也當之世反然其義皆同則音彼此互易皆可故釋文于此經並列二音據疏王肅作哲則謬矣鄭作哲而讀為哲訓昭哲與說文合偽孔與鄭同偽孔多從王肯鄭此條獨從鄭不從王頗有可取至鄭小旻箋引此經作哲則以音同通用晉書亦作哲傍書作知則聲轉而誤也又此字上從手旁今俗有作木旁者說文無此字九謬

鄭曰君視明則臣昭哲也尚書疏。詩小雅小旻疏王曰哲智也尚書疏傳曰照了疏曰視清審

則照了物情故視明致照哲也

案曰鄭以哲為昭哲者說文日部義也已見上五行志作哲特以音同借用耳五行傳同應劭注五行志仍訓為明不訓為智則非正作哲矣而王肅欲與鄭異遂改作哲且訓智攷說文卷十下心部哲字注云敬也从心折聲陟列切此別是一字卷二上口部哲字注云知也从口折聲陟列切又重文哲字注云哲或从心今此經哲字雖讀與哲同而一从日訓明一从心訓知文義俱異若作哲則與思睿之義相混鄭注及偽孔與說文合得之又鄭注五行傳云哲瞭也鄭注春官叙官云瞭目明見此經哲屬視義應作明鄭說為長墨子卷十經上篇忽明也此則哲字慈可訓明哲不可改慈

聰作謀

鄭曰君聽聰則臣進謀也尚書疏。詩小雅小旻疏馬曰上聰則下進其謀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

傳曰所謀必成當疏曰聽聰則知是非從其是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

案曰鄭馬云聽聰則臣進謀者此董仲舒春秋麟露義應劭漢書注同也詳

見下文

睿作聖

鄭曰君思睿則臣賢智也此所致皆是君致臣謂其政所致也

尚書疏。詩。豳。風。凱。風。疏。又。小。雅。小。旻。疏。

傳曰于事無不通謂之聖疏曰睿聖俱通名聖大睿小緣其能通微因睿作

聖也鄭元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言識事在衆物之先無所不通是名爲

聖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鄭元謂此所致皆是君致

臣案庶徵之意休徵咎徵皆肅又等所致若肅又等皆是臣事則休咎所致

悉不由君矣又聖大睿小若君睿致臣智則智皆上于君矣何不然之甚乎

此章所演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洪範本體皆據人

主爲說貌總身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始于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

爲天下之本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

生之書也孔子太戊彘穀之下云貌不恭之罰高宗雉雉之下云耳不聰之

異皆書傳文孔取爲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

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

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于易東方震爲足足所以動

容貌也鹵方兌爲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爲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爲耳耳聽聲

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

案曰鄭云君思睿云云者聖賢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也義已見益稷篇又

義理之學自唐虞以至周初猶皆渾淪言之未暇精析是以本篇庶徵聖與

蒙對多方與狂對秦誓言人之彥聖春秋文十八季傳季孫行父說八愷齊

聖廣淵明允篤誠周禮地官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平列諸文中若不

別白人之齊聖不過飲酒温克故臧武仲亦稱之直至夫子贊易以暨論語

孟子益加推闡始知聖義獨大其實則在商代尚未及此義唐初古訓具存

疏欲扶孔廢鄭強駁之其實鄭以聖義通於賢智正古義也鄭又云此所致

皆是君致臣謂其政所致也者鄭又總說恭作肅以下一節之意也偽孔傳

以肅又等以下屬君鄭以屬臣與偽孔傳異馬融注與鄭同禮記中庸篇曰

尚書後序卷十二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五事即修身之道能以恭從等事致肅又等臣則其身
之能為肅又等不言可知矣此鄭義足以包傳意也毛詩小雅小旻篇云國
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鄭彼箋云天下諸侯雖無
禮其心性猶有通明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
有艾者王何不擇置之於位而任之為治鄭尚書正義實本此彼疏言禮法
大行之日則比屋可封賢人衆多今雖無禮法於中猶有此五事者以五事
乃人性行之能故其心性皆有此德此說尤精足以發揮鄭義春秋繁露五
行五事篇云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又王
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明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
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
能辨下謀故事無失謀矣應劭注五行志聰作謀云上聰則下謀說皆與鄭
馬合則知先漢古訓不可易也偽孔傳妄改鄭義孔穎達附之反駁鄭云如
肅又等皆是臣事則休咎所致悉不由君愚竊謂鄭意原非謂休咎皆臣所
致也伏生大傳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言之不從是謂不又視之不

明是謂不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思之不容是謂不聖鄭注曰肅敬也君貌
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又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者也慙為瞭
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者也容當為
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
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觀鄭此注則知鄭意未嘗不以肅又哲謀聖為君事
也特欲見休咎君臣共致君當修身以取人故發此義穎達之駁妄矣

又案曰五事配五行諸說互異貌木言金視火聽水思土伏生董仲舒劉歆
眚孟等之言災異班固之志五行鄭康成之注大傳及孔傳孔疏並同此說
是也何以知之伏生等說本易八卦方位四正卦

京房謂之方伯卦

東震為春為木鹵

兌為秋為金北坎為冬為水南離為夏為火坤土寄王鹵南位實中央五事
分配之說卦傳云震動也兌說也坎陷也離麗也艮主動為震言主說說字
從言為兌聽者耳有陷象為坎視者光之麗于物為離又云震為足坎為耳
離為目兌為口耳目口固顯合而足亦貌之動也

淮南精神曰耳目日月也離曰坎月離目坎耳故耳目者日月也劉劭人物志

劉昫注亦曰離目坎耳視聽所由

又云坎為耳痛兌為口舌注家云坎為耳為疾故為耳痛兌得

尚書後案卷十二
震聲故爲口舌又虞翻逸象云坤爲思爲土坎爲虛爲入爲納離爲見爲明
爲光是皆足以証伏生等說此外劉向則別爲一說攷庶徵恒雨乃貌不恭
之罰劉歆以爲卽春秋大雨而劉向以爲卽大水旣以恒雨爲大水當貌不
恭之罰則貌應改屬水矣王充論衡訂鬼篇云鴻範五行言火同氣故童謠
爲妖言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小童童巫含陽故大雩舞童暴巫又言毒
篇云諺曰衆口鑠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鑠
金金制于火火口同類也如劉向王充說推之旣以貌言改屬水火則當以
視聽改屬木金惟思屬土仍伏生之舊耳此說在漢俗儒翹爲異論者誤以
五事之次卽五行之次故也近人又衍其說云雨爲水易象坎爲雨雨與肅
應則貌當屬水暘爲火易象離爲火暘與又應則言當屬火木爲燠燠應晷
則視屬木金爲寒寒應謀則聽屬金云云不知坎本水也借雨以爲坎象不
可卽以雨爲水離木火也借日以爲離象不可卽以日爲火况強木以爲燠
而火位正南于時夏也反不得爲燠強金以爲寒而水位正北于時冬也反
不得爲寒有是理乎然則謂貌言屬水火視聽屬木金者其說妄也其後俗

儒又別造一說云脾之發爲貌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
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此說因五藏所屬推得本之
內經素問乃醫家之言非洪範義月令五時祭各以一藏爲先乃以牲之藏
配五行之位而先祭之故正義引鄭駁異義云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
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
也許慎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駁
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以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
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
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
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
爲劇是鄭論醫病之法當從今文尚書歐陽說不當從古尚書說但此旣是
醫病之法則與洪範之言理氣象數相爲配合者不同歐陽家說以之療病
則可以之說經則謬鄭意已顯然矣蓋相配與相屬不同洪範以其形象之
相配者言醫經以其氣質之相屬者言各有攸當不可強合而爲一至許慎

所從之古尚書說則與諸家又俱不同而別為一義乃以貌為木言為火思為土視為金聽為水鄭既斥其與醫理不合若以治疾非死必劇則其與洪範不合又不待言五事配五行總以伏鄭為定

又案曰五行之氣降生五材為味色聲臭以養人之欲者凡民莫不用之聖人亦不能去然此氣之羸者也聖人終不以為用也其不離乎氣而不雜乎氣者乃五行之精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見鄭中庸天命

之謂故貌言視聽思所謂有物所謂形色也恭從明聰睿所謂有則所謂天性

也肅又哲謀聖踐其形盡其性也凡民莫不有五事而但用之于食味別聲被色之間至于恭從明聰睿固有之才則不能盡是不誠無物而五事皆虛器矣惟聖人敬用五事是謂能用五行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鄭曰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

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尚書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馬曰司空掌營城鄙主空土以居

民司寇主誅寇害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王曰賓掌賓客之官也尚書疏傳曰食勤農業貨寶

用物祀敬鬼神以成教司空主空土以居民司徒主徒眾教以禮義司寇主姦盜使無縱賓禮賓客無不敬師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疏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于民有八事以用于民緩急而為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為名三卿舉官為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事為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鄭元王肅皆謂官職即如其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

案曰鄭云此數本其職先後之宜者大傳云八政何以先食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也故先食貨所以通有無利民用故即次之食貨既足民生厚矣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次祀王制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故司空在司徒之先先教而後誅故司寇在司徒之後德

立刑行遠方賓服故次賓其有暴虐無道不率化者則六師征之是其職先
後之宜也鄭又以食貨等皆為設官分職解之者鄭意以政賴官以行八政
皆官之所掌而或指其職或稱其官號蓋錯舉以互見之馬王說皆與鄭同
也傳以為主于政教不主官言疏附會傳強駁鄭皆非也攷周禮六官曰天
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周制損益唐虞
夏殷而成孔穎達曲禮下疏云甘誓云六事之人鄭云周禮六軍皆命卿則
三代同矣據此則三王同有六卿又引鄭注大傳云夏六卿者后稷司徒秩
宗司馬作士共工也則夏六官與周大畧相同后稷天官司徒地官秩宗春
官司馬夏官作士秋官共工冬官也今北經八政正是禹之所演宜為夏制
鄭于此經注云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即據夏制言之國語周語云昔
我先王世后稷又云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甯用失其官則后稷是
官名堯典云女后稷播時百穀是掌民食之官也賈公彥周禮疏云堯初天
官為稷至試舜又改名為百揆舜又命禹為之至夏時仍為后稷矣云貨掌
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者司貨賄屬私官職闕無攷但在掌客掌訝掌交

掌察之後當是專掌朝聘之貨賄鄭意當不謂此天官有太府玉府內府外
府及職內職幣諸職鄭所云司貨賄當指此胡渭據陳櫟云八政在唐虞食
貨合為一而稷掌之禹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則食貨皆其
所掌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蓋自古食貨皆掌于天
官如此太府等皆天官之屬則周制亦因虞夏也云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
者鄭言秩宗舜時始置崔靈恩說同見通典則夏秩宗必沿虞制而此云若宗伯則借周
制言之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云司空掌居
民之官者鄭言初堯冬官為共工舜攝位舉禹治水改名司空以命之說苑淮南子
同詳後復分為共工與虞其後不知何時又合為司空據王制殷有司空馬融
注書序咎單作湯司空疑必因夏則夏有司空明矣鄭注大傳言共工蓋隨
便言之周禮司空官王制云司空執度地居民故知是居民之官也云
司徒掌教民之官者司徒虞官夏因之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
掌邦教是也云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者周禮司寇為刑官小宰職云五日刑
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是也虞本號作士據此經則夏已改名司

寇而大傳注仍云作士亦隨便言之云賓掌朝覲之官若大行人者借周制言之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云云以下備載朝覲之禮鄭彼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是也但不知夏時亦有大行人亦屬秋官否也云師掌軍旅若司馬者周禮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比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是司馬掌軍旅也禮記疏引鄭云堯時祝融為司馬說苑又云堯時契為司馬緯書又言棄為司馬是唐虞本有司馬夏因而不改杜氏通典云高元孫之子微為夏司馬是矣合而言之政有八官實六也夏制上因唐虞下亦畧同周禮也其殷制則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疏云三王同有六卿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故鄭指為殷禮然天官以下即殷家六卿何者太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但周立六卿放天地四時而殷六卿所法則異太宰為一卿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地事但太宰既尊故先列太宰并顯太宰之下隸屬耳然則虞夏殷周六官之制畧相等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

傳曰歲所以紀四時月所以紀一月日紀一日疏曰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所以紀四時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為一日所以紀一日也

四曰星辰

鄭曰星五星也

尚書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案曰此非鄭注。

馬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

史記宋微子世家

解傳曰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疏曰二十八宿布于四方隨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

中且軫中季冬昏婁中且氏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爲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爲節氣謂月初也一爲中氣謂月半也以彼迭見之星敘此月之節氣也辰謂日月別行會于宿度從子至丑爲十二辰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也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爲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并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以爲十二辰卽子丑寅卯之謂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爲星五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故傳不以爲五星也

案曰鄭以星爲五星雖見本疏及史記注但堯典疏云鄭康成此注以星辰爲一則洪範不應異解周禮十八卷大宗伯疏謂鄭于堯典洪範皆星辰合釋則賈公彥所見本鄭與馬同亦以星爲二十八宿不指五緯疏及史記注皆不足據

五曰歷數

王曰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也疏傳曰歷數節氣之度以爲歷敬授民時疏曰歷數算日月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以爲一歲之歷也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于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爲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爲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爲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歷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歲之歷所以教授民時也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正時隨月變非歷所推故不言也案曰王及傳疏云云者歷數雖與歲月日星辰並列爲五其實卽是布算推測一歲日月所行及星辰限度上協天行以下協民事非歲月日星辰外別有所爲歷數也分至啓閉紀于歲者也察之日躔發斂朔望朏霸紀于月者

也察之日月相推交道表裏示短昏昕紀于日者也察之晝夜刻漏出入里
差列星見伏昏旦中星日躔月遠所在紀于十二辰者也察之十有二次及
衆星與黃赤道相直贏縮遲疾進退消長之微紀于歷數者也察之圭槩隨
時測驗積微至著修正不失分謂春分秋分至謂冬至夏至啓謂立春立夏
閉謂立秋立冬是爲八節夏至日極北以後漸向南至秋分南北中至冬至
而南極極則復向北至春分而中夏至而復北極自南而北爲斂自北而南
爲發發斂一終爲一歲故分至啓閉紀于歲也朔謂月一日日月合朔也望
謂月十五日月滿與日相望也朏从月出月未盛之明也霸月始生霸然也
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是紀于月之盈虧消息者也永謂仲夏晝長短謂仲
冬晝短昏者日入三商爲昏昕者旦明日將出也晝長宵短晝短宵長以昏
昕爲度是紀于日之見沒者也列星見伏者見謂見于東方詩云三星在天
毛傳云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是昏見也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
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昭四年左傳鹵
陸朝覲是皆謂旦見東方也伏者日躔其宿則其星隨日肉沒而不見若夏

小正云參月參則伏傳曰伏者非也星無時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
是也昏旦中者若月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之屬中謂正南方之中也日月
躔遠者躔謂行歷其次遠謂行過而退若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注日
月會于陬訾仲春日在奎注日月會于降婁之屬然則列星見伏昏旦中紀
于星日月躔遠紀于辰今併言星辰者辰卽列星之分爲十二次者故經合
星辰爲一也贏謂行疾而前侵縮謂行遲而不及日日行一度歲一周天月
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十七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一十四而一
周天日月交會之後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月一周天
之外又行及日而一會是其常也但日月之行皆有遲有疾故有二十九日
不及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者亦有過乎九百四十分日之
四百九十九而一會者必審乎此而後可定月之大小也今歷或兩三月相
仍皆大或兩三月相仍皆小是日月有贏縮也日月在天必假恒星以識其
躔舍而恒星約六十九年有餘而右移一度故日發斂一終而成歲冬至起
乎此仍復乎其所以星則稍移是謂歲差故歲功終古不忒而星之見伏昏

且中歷久必變歷家必隨時修改以示民不可執古以例今也恒星歲行萬四千一百九十三分度之二百有四計六十九年二百有十日而一度二千一百一十七年二百五十一日而行一次二萬五千四百一十二年九十日而右旋一周若土木火金水五星則止以占變與歷數無關故不及之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傳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疏曰皇大也極中也此疇以大中為名故演其義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論語允執其中謂此也

案曰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鄭注曰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天變化為陰為陽覆成五行經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于人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是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為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則是不能立其事也鄭此注解立中之義與偽孔合也惟因五行傳作王從訓為君其注洪範必仍作大立其有中

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案曰敷宋世家作傳古字同用

馬曰當歛是五福之道用布與眾民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歛是五福之道以為教用布與眾民使慕之疏曰五福生于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歛是五福之道指敬用五事也不言敬用五事而云歛是五福者福是善之見者故以勸民

案曰馬以敷錫訓布與者說文寸部云專布也釋詁云錫賜也說文勺部云與賜與也是也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

馬曰以其能歛是五福故眾民于汝取中正以歸心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君上

有五福之教眾民于君取中

案曰馬以于為取七月詩毛傳文

錫汝保極

鄭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疏曰保訓安也既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從君化也

案曰鄭云又者眾民不但于汝取中又賜汝以守中之道承上而言故云又也民之于上而言錫者錫上下通稱如師錫帝曰禹錫元圭皆下錫上也鄭以保為守者周禮小祝云有寇戎之事則保郊哀元年左傳云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皆謂保守是保為守也偽傳訓安義亦通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釋文曰此毗志反

傳曰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為中正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

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釋文曰罹馬力馳反又來多反好呼報反。疏曰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

不以德為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案曰猷即猶字凡字左形右聲者多則作猶為正俗乃分之以猶為如猷為謀非也困學紀聞載大傳所引洪範文協作叶說已見前惟作麗史記作離攻羅本俗字說交卷七下四部在新附中不可入經此字只當作離詩魚網之設鴻則離之有免爰爰雉離于羅是也易象傳云離麗也周禮以八辟麗邦灋注云麗附也杜子春讀為羅然則離麗羅同也詩又云逢此百罹而釋文云罹本又作離則罹乃後人妄改耳時人下不當有德字史記亦無德字

馬曰凡其眾民有謀有為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

曰民哉有道有為有守汝則念錄敘之凡民之行雖不合于中而不罹于咎

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

之爵祿不合于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疏曰載

歛也因上歛五福故傳以載言之載文兼下三事民能歛德行使其身有道

德才能有所施為用心有所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錄敘之宜用為官也不合

于中不罹于咎是中人已上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之法謂用人之法取

其所長棄瑕錄用也安汝顏色以謙下人此不合于中之人言曰我所好者

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汝則子之爵祿以長進之則是人此其惟大中之道為

大中之人苟卿書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信矣

案曰馬以猶為謀者釋詁文云有所趣舍者有猶有為是有所趣有守是有

所舍也傳以皇為大說已見前則為法釋詁文而為汝者中庸抑而強與鄭

注而之言女也是也康為安亦釋詁文錫之福傳以為與之爵祿者下文雖

錫之福鄭以為與之爵祿是傳與鄭合也此節依傳疏分作兩等人上等人

則念之中人以上則受之而假以顏色引納其言且錫之福以誘進之也

無虐癸獨而畏高明釋文曰無虐馬本作凶侮癸岐屬反畏如字徐云鄭音威。案曰宋世家作毋侮癸寡困學紀聞載大傳所引洪範文作毋侮矜寡矜官通鯨皆與馬本同當係古文本如此

今晚晉本乃後人妄改也

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癸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

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疏曰此經皆是據天子無陵虐癸獨而

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以為據人臣謬也

案曰馬以高明為顯寵者者揚雄解嘲云高明之家鬼矚其室是高明為顯

寵者也下文高明柔克馬注以君子言與此同文異解也不侵虐單獨者不

畏顯寵者所謂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者也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

家時人斯其辜釋文曰其行如字徐下孟反。案曰王符潛夫論卷二思賢篇引此經人之有能三句義作循未詳邦史記作國潛夫論及許沖進說文上書引此經並同

王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為之昌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功能有為之士使進

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如

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于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疏曰功能有為之

士謂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

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于見知必當行自進益國其昌矣凡其正

直之人皆謂臣民有正直者爵祿所設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既當以爵

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非徒與官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彼喜

于知己荷君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于國家若雖用為官心不委任禮意

疎薄更無恩紀必將奮衣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于國

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

案曰王以羞為進者釋詁文傳以正人為正直之人者此經上下所言臣民

皆指其德不指其官則正人自是正直之人也傳又以富為以爵祿富之者

周禮太宰職云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鄭注謂班祿所以富

臣下引此經為證是也又以穀為善道接之者毛詩小雅黃鳥云此邦之人

不我肯穀傳云穀善也鄭箋云不肯以善道與我是也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為汝用惡謂為天子結怨于

民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于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祿其為汝用惡道以敗汝

善疏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無好德謂性不好德之人定本作無惡誤

耳

案曰鄭云無好于女家之人者蓋史記本無德字鄭本亦無德字而以于其無好女爲句上文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云云責君當備禮以來賢也此于其無好汝云云戒君之用非其人也君之待臣既富方穀恩義備矣可謂能使有好于而家矣而爲臣者仍無好汝則非賢可知然則無好汝者乃實不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周之列位言惟賢是用無好于汝家則不可用潛夫論既引上文人之有能云云而申之云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于人德稱其位亦此義也云爲天子結怨于民者月令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是也僞傳妄增德字改易鄭義疏曲附之皆非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

釋文曰陂音秘舊本作頗音普多反。案曰新唐志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範無偏無豈必相襲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匪徒閑于微言實欲揚于精理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陂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无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語無別爲陂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編簡墜缺傳授之際差舛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族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爲然終非獨斷其無偏無陂字宜改爲陂庶使先儒之義去彼膏肓後學之徒正其魚魯仍宜示國學主者施行文苑英華亦載此勅是孫遜州但陸氏釋文成于貞觀陂音秘云云雖陸氏原本亦有之恐是後人所加也東吳顧氏曰周禮肆師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洪适隸釋云周禮注儀

義二字古皆音義以今考之漢孔耽神祠碑謁凱風以惻惻惟蓼儀以愴愴平都相蔣君碑感慕詩人蓼蓼者儀並以儀爲義也衛尉卿衡方碑感衛人之凱風悼蓼義之劬勞司隸校尉魯峻碑悲蓼義之不報痛吳天之靡嘉並以義爲義也吳才老韻補儀牛何反周禮注儀作義古皆音儀詩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又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又菁菁者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又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又其告維何邊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辟爾爲德俾臧傳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穆天子傳黃澤諸黃之隨其馬歎沙皇人威儀管子弟子職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劉向說苑食則有節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揚雄太元經陽氣氾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韓勅孔廟禮器碑上合紫臺階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儀皆音俄自中山王文木賦載重雪而捐勁風將等子二儀始與枝離知斯爲韻顧說近是辨見下

傳曰偏不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

案曰蔡邕石經及尚書舊本皆作無頗唐明皇帝據周易改陂然楚辭修繩墨而不頗王逸注頗傾也易曰無平不頗是古易本作頗乃反據改壞之易以改無誤之書何也但此詔及匡謬正俗義皆作誼此則又是明皇以後人改史記呂覽引皆作義亦皆後人改鄭衆周禮注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誼从宀聲而宜古音魚何反正與頗協有何不倫邪傳以遵爲循釋詁文呂覽卷一貴公篇引此經高誘注云義法也據傳云云是治民之法也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釋文曰好呼報反惡烏路反。案曰呂覽韓非引有皆作或詳多士說文卷十二下女部嗚人姓也从女丑聲商書曰無有作政呼到切姓當作性或傳寫誤或古字通凡人之性每多所放今驗之人猶然求其淡然無所政者千百無一二故曰人性也此部中別用好字則注云美也从女子呼皓切玉篇卷上女部好字注云呼道切美也又呼導

切愛好也。姪字注云呼道切。姓也。亦作妝。是直以美好愛好併為一字。而政字則直以爲姓氏矣。其卷下子部又別載。好字注云古文好字皆非也。周伯琦六書正譌卷四政字注云愛而不釋也。从女丑聲。書曰云云。又姓別作好乃呼皓。切是亦誤。以性爲姓氏而竟以好爲政之重文亦非也。竊謂政字許慎直以人姓釋之。非以愛好爲正訓。人姓爲旁義。如果係姓氏而引書作證。何憤憤至此。若美好字果與政同物。則又何庸別出。故知姓乃性也。至石鼓文从孩好時。册从好皆是美好與政無涉。而惠棟乃云篆文女字似丑故或从丑。或从女。文之異也。意以政好是一亦非。當從說文爲定。

馬曰好私好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言無有亂爲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

案曰馬及傳云私好者呂覽引此經高誘注同。此漢義也。彼注又云私好鬻公平于曲惠也。作惡擅作威也。韓非子卷二有度篇云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荀子卷一修身篇引此經而云此言以公義勝私欲也。意皆與馬及傳合。又荀子卷一天論篇云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于後無見于先。老子有見于訕無見于信。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有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訕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無多則羣衆不化。書曰云云此之謂也。此言道貴中不貴偏。乃斷章取義其實作好作惡是黨私害公。不但畸偏與荀子意

異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釋文曰平平婢緜反。案曰平平當作采采皮皮反。平聲則皮延反也。采與平相似易譌。堯典已詳辨之矣。知此亦是采誤爲平者。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贊引此作王道便便徐廣云一作辨是則與堯典平章平秩等僞孔本作平鄭本作辨。史記引作便者同以相比况知此亦當作采也。

鄭曰黨朋黨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蕩蕩言開闢平平言辯治

案曰鄭云黨朋黨者孔安國論語注以黨爲相助。匿非又以爲助私是有朋類也。傳以蕩蕩爲開闢非也。呂覽引此經高誘注云蕩蕩平易也。引詩魯道有蕩以證詩毛傳亦云蕩平易與高誘合也。平平辨治毛詩采菽傳義攷詩云平平左右釋文以爲韓詩作便便是與史記引此經作王道便便者同。然則今本毛詩作平平者亦誤。其古本必作采采與此經同也。又襄十一季左傳引詩作便蕃左右服虔注云辯治不絕之貌。與詩毛傳合且僞孔作平平亦訓辯治。改其字不能改其義也。墨子卷四兼愛下篇云兼愛者周詩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此文武兼也。此所引下四句小雅大東文而與洪範合爲一蓋所傳本異其義則同也。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馬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言所行無反道不正則王道平直

案曰馬云云者說文又部云反覆也人部云側旁也覆則反道旁則傾側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鄭曰會其有極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為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此節當與五事之肅又皆謀聖例解之蓋能會聚有中之人用之則必能會其有中而行之已在先矣臣就有中之君而事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益可知矣鄭說足以該傳義也

日皇極之敷言案曰篇中皇極字大傳作王極史記則皆作皇極而于此獨作王極則此王極與上皇極不同且據馬注王不連極為義目當从史記作王偽孔作皇非也

馬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

案曰馬云王者當盡極行之不以極字連王為解者以下文言凡厥庶民極之敷言與此王極之敷言語意相似則此王與下民對故以為王者當盡其

極行之不作九疇之皇極解也

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案曰下訓字史記作順偽孔欲解上訓為順遂改下順亦為訓使同字同義且改下文皆讀曰訓訓順也言聖德能順人也徐錯說文繫傳曰訓者順其意以訓之故得為順偽孔之改似亦可通然馬注上句為教訓下句為順天則與史記合訓雖通順而此經却異文異解偽孔非也

馬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于天下于天為順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况于人乎

案曰馬以彝為常釋詁文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

馬曰亦盡極敷陳其言于上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凡其眾民中心之所陳言

案曰馬以極為盡極說已見上傳以為中心非也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釋文曰近附近之近。案曰此訓字史記亦作順當从之

王曰民納言于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

案曰王孔訓近為益者說文卷二下辵部近附也从辵斤聲渠遴切增韻親也近之也若指遠近定體則巨謹切別為一音毛晃曰凡遠近之近上聲附

近之近去聲附近有傳益之義論語附益之孟子附之以韓魏之家趙岐曰附益也故近得爲益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王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

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爲兆民之父母是爲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

案曰王注云云者政教務中承皇極之敷言三句義民善是用承凡厥庶民

四句義蓋用中于民樂取人善乃作父母之實也王又訓王爲往者韓詩外

傳卷五云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白虎通風俗通及蔡邕獨斷說皆與

詩外傳畧同春秋餘露卷四滅國上篇云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能

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于天下又卷十深察名號篇云深察王

號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

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

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匡運周徧則美

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于王漢書卷三刑法

志云歸而往之是爲王矣說文卷一上王部云王天下所歸往也三畫連其

中三者天地人參通之者王以上諸文皆與王注合此先漢古義也然經既

言天子又言爲王者易緯乾鑿度孔子說君人之號云王者美行也天子者

爵號也逸周書卷九太子晉解云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于四荒曰天王此

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

鄭曰正直中平之人詩四之三卷鄭風羔裘疏傳曰能正人之曲直

案曰鄭云正直中平之人者對下剛而能以柔克柔而能以剛克是去偏歸

中此則自然不偏故爲中平也傳云能正人之曲直者襄七年傳公族穆子

引詩好是正直而釋之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杜注云正直爲正正己之心

正曲爲直正人之曲故孔傳取以解此經與下剛克柔克不貫不如鄭義之

密且遺却正直爲正而但言正人曲直亦非也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鄭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強柔則弱此

陷于滅亡之道非能也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尚書疏。詩四之三卷鄭風羔裘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馬

曰克勝也釋文王曰剛能立事和柔能治尚書疏。約王義。傳曰剛克剛能立事柔克柔能

治三者皆德

案曰鄭以克為能釋言文剛而能柔云云者詩商頌長發云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昭二十季左傳云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是也詩羔裘疏既引鄭此注而又申其義云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剛克者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為一德是也鄭又以三德為人臣者上文又用三德是言君之治民當用三德之人以治之則三德當屬臣言傳以為人君自有之德非也馬王云云與鄭同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釋文曰燮息協反。案曰燮史記作內未詳。

鄭曰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尚書疏傳曰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燮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疏曰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友是

和順之名故為順也燮和也釋詁文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張弛有三隨時而用之王肅意與孔同鄭元以為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三德擇使之者蓋天子無職用人其職而天下之德才質不齊大約有此三等故隨其時地所宜用之若人君自有此三德而隨時以協于極此義已在皇極一疇中矣鄭說是傳非也安平之國云云者周禮大司寇職云刑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刑新國用輕典也約以此經平康為平國正直為中典彊弗友為亂國剛克為重典柔克則輕典也雖出治不專用刑而隨家用人正相類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案曰潛左傳史記並作漸

馬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謂天言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疏曰文五年左傳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是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

以納臣也

案曰馬云云者此節鄭注已亾馬注主治人言與上文鄭注意一貫當是也月令云季春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是沈陰同義故云沈陰也詩潛雖伏矣是潛伏同義故云潛伏也陰伏之謀云云者易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傳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傳曰積善之家必有利慶積不善之家必有利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是也沈陰潛伏積漸使然故潛或作漸義亦通也君親無將將而誅公羊莊三十二季傳文引以證亂臣賊子當使剛能之人誅治之也云高明君子亦以德懷者亦上煖友柔克也然則沈潛剛克亦承上彊弗友剛克言之從可知也文五季傳甯羸引商書云云杜預云沉漸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已本性乃能成全也據杜意是言滯溺之人易至優柔故須以剛自克亢爽之人易為剛斷故須以柔自克但上文鄭注以剛克柔克主治人杜乃以為自克既與鄭違且鄭以剛克柔克為剛而能柔柔而能剛是已成之德今言滯溺者亢爽者云云是其德未成猶待修治非經稱三德之意且此德非可又用矣彼文又云天為剛德云云者彼乃甯羸因陽處父性質純剛必當賈禍故言天猶順四時之序而不違况人豈可剛愎自用如此耳傳因此遂以高明為天沉潛為地又生出臣正君君納臣支贅皆非也漢書敘傳云孝元翼翼高明柔克彼亦言君德乃斷章取義不可泥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釋文曰辟徐補亦反。案曰說文卷九上辟部云法也从戶从辛節制其辜也从口用法者也

鄭曰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異也

羊公

傳十七卷成元年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馬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王曰

不言王關諸侯諸侯于國得專賞罰

尚書疏

案曰鄭云凡君抑臣之言者凡是最括之詞鄭以辟兼天子諸侯與馬王同也王制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是諸侯得爵命大夫周公誥康叔云敬明乃罰是得專刑罰玉藻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是得備珍異也馬云辟君也者釋詁文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者辟是天子諸侯通稱坊記云土無二王若王則專謂天子今不言王言辟故關諸侯漢書注引韋昭說同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善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
頗僻民用僭忒釋文曰：頗音多反，僻亦反，僭子念反，忒他得反。案曰：蔡邕石經凶上復有一而字。

鄭曰：善于女家福去室凶于女國亂下民公羊傳成元年疏馬曰：忒惡也釋文曰：王曰大夫

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尚書疏案曰：鄭以而為汝者說見上文又論語且而從辟人之士史記高祖本紀此非而所知陳平世家而反明矣曹參世家若試私問而父齊悼惠王世家顧而父知田耳是也馬云忒惡也者昭二十五年杜注慝姦惡也說文無慝字古以忒為慝也王云大夫稱家者周禮家宗人家司馬謂大夫采地是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案曰：說文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書云卜疑古分切今作稽是後人改筮本作籒俗省也

鄭曰：言將攷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為卜人筮人尚書疏傳曰：龜曰卜著曰筮攷正

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命以其職疏曰：龜曰卜著曰筮曲禮文

案曰：鄭以稽為攷者易履上九視履攷祥虞翻訓攷為稽故得轉相訓說文

卜部卜與稽同也傳云龜曰卜著曰筮者說文卷三下卜部云灼剝龜也象

爻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橫也卷五上竹部云籒易卦用著也从竹从彘

彘古文巫字是龜曰卜著曰筮也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釋文曰：霽武工反徐公鉤反驛音亦衍以淺反。疏曰：鄭元曰云云霽聲近蒙。案曰：霽當作濟蒙當作雲驛當作團在茅之上悔當作旬占下當有之字忒當作貞卜五占之用句二衍貞句偽孔明改其字倒其次又亂其句讀詳下

鄭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團霽克也二衍貞謂貞卦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

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

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兆之光明如雨止雲氣在上者也團者色澤而光

明也霽者色不澤鬱冥冥也克者如殺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

卦曰卦卦之言晦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貞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

三五等書傳會選四卷。詩五之二卷齊風載驅疏。周禮二十四卷春官太卜疏。爾雅五卷釋天疏。劉昌朝羣經音辨四卷。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困學紀聞二卷。漢制攷四卷。馬

曰：占用二占筮也釋文曰：王曰：霽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團霍驛消滅如雲陰也

克兆相侵入也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

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傳曰：雨龜兆形有

似雨者霽有似雨霽者蒙陰闇驛氣落驛不連屬克兆相交錯五者卜兆之

常法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卜筮之數疏曰：灼龜為兆其豐折形狀有五

種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詩云零雨其蒙蒙是闇義故以
蒙是陰闇驛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之意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也
克謂兆相交錯蓋兆爲二折其折相交也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爲土立者爲
木斜向經者爲金背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
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僖十五季左傳云秦伯伐
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與下艮上說卦云與爲風艮爲山其占云蠱
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也爻從下起下體爲內上體爲
外下體爲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爲貞言下體是其正悔之言晦晦是月終
言上體是其終也下言正見上不正上言終見下爲始也卜五占用二衍忒
孔不爲傳鄭斷用從上句二衍忒指筮事王云卜五者卜多筮少占用二者
以貞悔占衍忒者推衍爻義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宜總謂卜筮
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否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之文諸本互異說最糾紛當以鄭爲正也五兆之名宋
世家霽作濟蒙作霽徐廣曰一作被驛作涕徐曰一作洩裴駙曰尚書作圍

裴引鄭注與今本不同者濟圍霽鄭周禮春官太卜注引與今本不同者濟
圍蠱而皆以驛在蒙之前翫此經疏則鄭王皆以霽爲蒙圍爲驛又詩載驅
箋古文尚書以涕爲圍疏云洪範卜兆有曰圍古文作涕今文作圍賈逵以
今文校之定爲圍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圍于古文則爲涕合而論之霽
作濟者釋天云濟謂之霽是濟霽通也蒙作霽者說文卷十一下雨部云霽
地氣發天不應霽籀文霽省然則霽霽是一鄭讀若蒙而卽改爲蒙則非矣
雨部又有天气下地不應曰霽爾雅乃互易之天气下地不應曰霽地氣發天不應曰霽王肅從爾雅與
說文不合恐非而今俗刻史記又誤蒙爲霽爾雅誤霽爲霧霧乃俗字說文所無徐鉉張有皆已辨之 其作
蠱者音近而假借作被者被古音平賀反音轉而譌也驛作圍者說文卷六
下曰部云圍回行也从口畢聲尚書曰圍圍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羊益切
蓋古文作涕太迂故賈逵作圍許慎書傳孔氏又攷之于逵其說宜從僞孔
乃因其讀若驛而卽改爲驛安矣其作涕者篆立心與水相似讀者失之故
誤從水見鄭氏
易注作洩者又因涕而誤也圍在霽上亦宜從原第也悔作𠄎者說
文卷三下卜部云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一曰鼎省聲京房說陟盈切𠄎
易卦之上體也商書曰貞曰𠄎从卜每聲荒內切許慎引書固爲可信况貞

从卜則卦亦宜从卜後人混作心部之悔卦字遂廢不用鄭本必作卦與說
文同也占下史記有之字鄭云卜五占之用謂兩濟云云者言卜之兆象有
此五者爲占者之用也然則鄭作用字句絕與史記合僞孔刪之字而連下
二字爲句非也釋文謂馬亦讀占用二注云占筮也是以占屬貞卦矣鄭不
從者說文云占視兆問也从卜从口則占本爲占卜兆故周禮占人掌占龜
又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墀但兆卦皆有籀詞皆須推究故卜
筮可通稱占若占人云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儀禮士冠云筮
人還東面旅占是筮卦亦得云占此經占與衍貢對舉則占爲占兆衍爲衍
卦不得以占爲筮鄭讀是馬非也忒作貢者易豫象曰四時不忒京房忒作
貢管子曰如四時之不貢月令無或差貸貸卽忒也呂覽正作忒張參五經
文字云貸相承或借爲貢字是貸貢通漢張表碑苛忒字作荷恣此其證也
此經鄭作貢正依古文也鄭云雨兆之體氣云云者鄭古人注體兆象也色
兆氣也是占視體氣也濟如雨止者邵璞釋天注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濟
卽霽也蒙驛傳以連與斷相對鄭作圍蒙以明與闇相對王與傳同鄭義是

也詩載驅首章言齊子發夕次章言齊子豈弟則豈弟自當爲發夕之類此
本刺文姜會齊襄公行淫亂之事豈得加以愷悌樂易之美名故鄭以豈爲
闔弟爲圍圍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卽行此言開明謂侵明而行往會襄公
此古義也圍訓明正與寡對晚晉人妄改爲落驛以對蒙但蒙暗之象昏昧
已極不但連而已豈得以對稀疏落驛卽絡繹詩會同有繹正連屬意豈得
爲不連卽說文以圍爲升雲半有半無亦是光明狀與鄭合豈不連乎司馬貞
因史記
誤涕遂云如泣涕相連狀不但非鄭光明
意且傳云不連司馬云連正與相反尤謬克傳云兆相交鄭云如禘氣色相犯王與傳同
鄭是也說文克本訓肩能勝此物爲克則我能勝彼亦爲克易曰大師克相
遇莊十一本傳得雋曰克並無交義當從鄭爲禘氣相犯也周禮眡祲掌十
輝一曰禘先鄭注禘陰陽氣相侵是也鄭又云卦象多變故言衍貢者繫辭
上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鄭注云衍演也合天地之數演而用之
十有八變而成卦又云爻者言乎變者也又云參伍以變詩大雅瞻卬云鞠
人伎忒毛傳云忒變也爾雅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說文卷六
下貝部貢字注云从人求物也从貝弋聲他得切此經無取从人求物而作

資者音同假借耳其正體忒字在卷十下心部注云更也从心弋聲他得切訓更則有變義與毛傳合故鄭以衍忒爲因卦象之變衍之也僞孔雖從馬王以占用二爲一句然馬衍資句注已亾王則仍以衍資專屬筮與鄭合而疏妄推僞孔意遂以衍忒總指卜筮尤非也
又案曰疏以龜兆有金木水火土之象不知與雨霽等同異如何是疑五者不知孰爲金孰爲木孰爲水火土也攷占人體色墨坼四事太卜注以色卽雨霽等則雨霽等非體故賈疏以體爲金木等此疏混色入體已覺小誤但未強作分配耳至俗儒紛紛各以五兆分配五行皆不讀周禮而憑臆亂道者不足辨也

立時人作卜筮

鄭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鄭以時爲是釋詁文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鄭曰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從二人從其多者著龜之道爾微難明

慎之誤儀禮十二卷士喪禮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也卜從二人之言善

鈞從衆卜筮各三人疏曰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虞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辨時代之名考工記云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郊特牲云夏收殷啐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元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爲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異法三法也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爲善既鈞故從衆若三人內賢智不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季左傳文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也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也用三代法也

案曰鄭云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者士喪禮筮宅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鄭彼注云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又卜葬日占者三人鄭彼注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然則此言卜筮各三人亦謂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也故鄭卽引周禮春官太卜三兆三易以證傳以三法爲夏殷周疏引杜子春說而駁之又引鄭易贊以證其當爲夏殷周皆非也林之奇全解載劉彝云九疇夏書也周末受命豈有三代占筮之人乎此駁頗確攷鄭于太卜三兆注先云兆者灼龜發于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豐罍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其作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三易注亦先云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于其中然後其下各繼以子春云云然則鄭意本以三兆三易皆空言其義未嘗指爲何代所以賈公彥于三易一條下又補疏云鄭雖不解周易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則周非地號以周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布于四時故名易爲周也賈又載鄭志趙商據子春說問子春何由知之鄭荅此數者非有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

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翫此條知鄭未嘗以子春爲是而近師之說更所不信易贊漫述之云爾非定論也蓋子春以玉兆瓦兆爲顓頊帝堯似可出于箕子口中而其下又以原兆爲有周之兆則其于三易雖祇說伏羲黃帝而于周易必以爲文王所演若洪範則禹所作箕子所陳其不可援彼實之明甚至僞孔及疏之謬更不待言然則鄭以三兆三易解洪範斷主太卜注前一說爲正鄭又云從其多者者成六率傳引此而解之云衆故也是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言民見其同竊疑鄭本築作庶民疏乃衍說耳蔡邕石經亦正作民

鄭曰卿士六卿掌事者尚書傳曰將舉事而汝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疏曰謀及卿士以卿爲首其大夫及士亦在焉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爲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爲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此則人主

自疑故人主爲一又總羣臣爲一也

案曰鄭云卿士六卿掌事者冬官雖稱事官其實治教禮政刑皆事說文士部云事也又中部卿从甲甲事之制是卿掌事也周禮有大事衆庶得至外朝與羣臣以序進而天子親問焉所謂謀及庶人者也白虎通卷下著龜篇引此經而說之云所以先謀及卿士庶人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于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馬曰逢大也釋文傳曰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于吉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也疏曰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筮于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爲先下三事亦然

案曰馬云逢大也者儒行逢掖之衣鄭云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是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楊倞注同傳訓遇非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鄭曰此二者皆從多故爲吉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此從多者數以太半爲多小半爲少也下文逆多亦同也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鄭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于境內則吉境外則凶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二從三逆龜

筮相違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疏曰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爲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智等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既不吉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之得吉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龜實長也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爲二從耳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竝從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筮從之理也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後卜鄭元云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爲筮用三代之占三占俱凶則止不卜卽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猶得更

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又筮筮不吉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為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更為卜筮若吉凶未決于事尙疑者則得更為卜筮也

案曰鄭以內外為境內境外者隱元季公羊傳云王者無外何休注云王者以天下為家郊特牲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禹貢冀州鄭馬注皆云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若然則天子不應言境內境外但王制每言天子千里之內千里之外又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外諸侯嗣然則天子亦有外內也抑上文惟辟作福馬云關諸侯或者此亦關諸侯與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云者人雖三從終以疑故卜筮既用卜筮不容違神而徇人故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釋文曰暘音陽

鄭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

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

氣為風尚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四卷。詩十五之三卷。傳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煖

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衆驗疏曰易說卦云風

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日暘也烜乾也是雨潤物暘乾物風動物也繫

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暑長物寒成物也釋

言云燠煖也舍人曰燠温煖也是燠煖為一故傳以煖言之昭元季左傳云

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

明此言寒燠則晦是寒明是燠也惟彼陰于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

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

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燠惟木沴火聽之不聰是謂

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

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用五行傳為說

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

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屬皇極蓋用中則陰順時為休不中陰恒若為咎

也

案曰鄭云雨木氣云云者疏謂鄭用五行傳說五行傳出伏生其實是孔門七十子以來相承古義故鄭據之也傳以日時為五者各以其時非也漢讀連下成文以日時五者來備為句時與是同詳見下文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釋文曰蕃音願廡無甫反徐莫杜反

傳曰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眾草蕃滋廡豐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疏曰廡豐也釋詁文

案曰王應麟云五者來備史記作五是來備今刻史記仍作五者應麟所見猶裴駟本攷其實上文列庶徵五目繼以日時云云言其休一極云云言其咎當以日時五者來備為句言是五者皆備至也時是本釋詁文此以時為是與上立時人之時同也後漢書李雲傳云得其人則五氏來備荀爽傳云五遯咸備各以其敘李賢兩注皆引史記一作五者一作五是又釋遯為是氏與是通李荀約舉經文故云爾此漢學也偽孔以日時屬上讀如此則時即以敘何用重言邪司馬遷傳孔安國學所載必從古讀王應麟不識古反

以作是為傳習之差其陋固不足辨裴駟亦無識于此節采偽孔傳不采鄭

注致史記諸本互異皆俗儒所亂也是又作氏者觀禮大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為氏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法云是或為氏漢地志西河有觀是說

文作觀氏又造父後有非子元孫氏為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字韓勅修孔廟後碑以於氏為於是班固幽通賦氏中葉之炳靈亦以氏為是漢末有是儀亦作氏陳壽魏志以為孔融改氏為是不知營陵是姓順帝前已見于碑載洪适隸釋豈漢季始改乎當時以兩字本通故或作氏或作是非有異義也廡古文作無音武而有無但作无凶後人既

以無為有無之無故此經加广以別之廡乃堂下周屋音同而義則非矣疏引釋詁云云今釋詁乃作蕪部璞注蕪蕪豐盛疏云蕪者蕪蕪也洪範庶草

蕃廡蕪廡音義同部璞所據本已誤作蕪疏宋人作更不識字實則洪範釋詁皆當作無今本皆俗人改說文卷六上林部蕪字注云豐也从林奭或說

規模字从大冊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冊與廡同意商書曰庶草蕪蕪徐錯曰或說大冊為規模之模諸部無者不審信也文甫切玉篇卷中林部第

一百五十九蕪字注云文甫切蕪蕪豐盛也今作蕪為有無字觀此則知作廡固謬作蕪亦非蓋卷九下广部廡字堂下周屋卷一下蕪字歲也皆不得

訓豐也國語卷十晉語云黍不為黍不能蕃廡韋昭曰蕃滋也廡與孔同此非韋本孔乃偽孔竊韋至部忠恕汗簡卷中之二載廡字以為古文尚書廡字从此則不足信一極無之

無史記作无周禮司市云无者使有先鄭注云无此物則開利其物使之有

詩谷風云何有何亾是亾與有無之無同也若无字之正體則說文卷十二下亾部𪔐字注云亾也从亾兼聲武扶切又重文𠄎字注云奇字無通于无者虛無道也王育說天屈肉北為无今无字僅存于周易而𪔐字則廢而不用久矣若蕃雖與𪔐通亦宜从說文作𪔐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傳曰敘美行之驗君行敬則時雨順之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君能照哲則時燠順之君能謀則時寒順之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疏曰此致上文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也

案曰傳云敘美行之驗者漢書五行志引此經孟康注同也大傳五行傳鄭注云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鄭所引不知出何書然云孔子說休徵則是孔子正解此經曰聖時風若之義聖包貌言視聽土亦包金木水火風屬土故時風為聖之驗也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釋文曰咎其九反。案曰汗簡卷中之二云狂古文尚書作咎未詳

鄭曰狂倨慢也恒常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順之尚書疏。詩十二之一卷小雅正月疏。公羊傳成公元年疏傳曰敘惡行之驗君行狂疾則常雨順之疏曰此致上文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

案曰鄭云狂倨慢也者五行傳曰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鄭彼注云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恒雨也是也鄭又云恒常若順也者王充論衡卷十四寒温篇引此經而解之云若順恒常也與鄭合恒若極備凶也恒雨無暘恒燠無寒言極備則極無可知

曰僭恒暘若案曰汗簡卷上之二云古文尚書僭作替蓋古字省筆也

傳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疏曰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乂案曰傳以僭為僭差者五行傳曰不艾厥咎僭厥罰恒暘鄭彼注云君臣不治則僭差矣言曰金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常暘也是也

曰豫恒燠若釋文曰豫羊庶反徐又音舒。疏曰豫鄭王本作舒。案曰宋世家亦作舒索隱曰下有曰急蓋寒温篇引此經並作舒晉書五行志引經作豫引傳仍作舒宋書隋書新唐書各志並作舒大傳作茶舒同王藻說珽云諸侯茶鄭讀舒遂之舒放工弓人云寬緩以茶注及鄭司農注並讀舒徐也詩何人斯亦不遑舍熊朋來讀舒定六本齊人賦其君茶公羊作舍音舒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舒氣是也

鄭曰舒舉遲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常燠之咎氣來順之尚書疏。公羊傳成元年疏王曰

舒情也尚書疏傳曰君行逸豫則常煥順之疏曰明不照物則自逸豫故豫對哲
案曰鄭云舒舉遲也云云者五行傳曰不愆厥咎茶厥罰常煥鄭彼注云君
視不瞭則茶緩矣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恒煥也鄭以豫作舒茶
與舒通釋言云舒緩也緩有遲義故云舉遲也王云云義同也
曰急恒寒若

鄭曰急促自用也尚書疏傳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疏曰心無謀慮則行急
躁故急對謀

案曰鄭及傳云云者五行傳曰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鄭彼注云君臣不謀
則急矣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政促迫故常寒也

曰蒙恒風若案曰蒙米世家作霧音書志同五行傳作事班固司馬彪又作霧霧俗字當作霧

鄭曰蒙見冑亂也尚書疏王曰蒙瞽蒙也尚書疏傳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疏曰性
不通曉則行蒙闇故蒙對聖

案曰鄭王及傳云云者五行傳曰不聖厥咎蒙厥罰恒風鄭彼注云冑冑也
君臣心有不明則相蒙冑矣思心曰土土主四時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

氣風亦出內雨暘寒燠之徵皆所以殖萬物之性命者也殖氣失故恒風是
也鄭氏尚書蒙必作冑疏引鄭注欲就孔傳故改蒙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
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釋文曰省息井

反。案曰宋世家作昔古字通公羊莊二十二本肆大省左氏穀梁並作昔康諸人有小罪非昔又乃惟昔災潛夫論引並作省是也

鄭曰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
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知彼非徒風雨
寒燠而已尚書疏馬曰王省惟歲言王者所省職如歲兼四時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
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眾正官之
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三者各順常則百穀成政治明賢臣顯用國家
平寧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疏曰
既陳五事之休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也歲月日皆以喻職
事王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無喻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
言兼月日也師眾尹正眾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

官為長周禮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太卜為卜官之長此之類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為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在卿士之下知是大夫與小官為長亦是眾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

案曰鄭云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云云者鄭意以此經自王省惟歲以下直至則以風雨皆為明皇極之得失卿士師尹其得失皆視王以為微惟歲惟月惟日皆作喻意解之皇極得失較五事一事之得失為大則其所致休咎若百穀用成等較五事之休咎亦尤大故鄭云非徒風雨寒燠而已馬及傳義皆與鄭同也傳以師為眾釋詁文尹為正釋言文時為是亦釋詁文疏引師尹云云據毛傳鄭箋尹乃姓氏非官而疏以為官非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釋文曰好呼報反

鄭曰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土十為木八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西方金氣剋東方木木八為金九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而往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

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尚書疏。詩小雅漸漸之石疏。周禮十卷地官大

司徒疏。又十八卷春官大宗伯疏。禮記十四卷月令疏。六經天文編下卷馬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星民

象好風好雨亦如民有所好

案曰鄭云箕東方木宿從妻好風畢西方金宿從妻好雨云云者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昂畢觜參故云箕東方木宿畢西方金宿也詩緯云箕為天口主出氣詩大東云惟南有箕不可以簸揚漸漸之石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仲尼弟子列傳云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昨暮月不宿畢乎事又見孔子家語卷十七弟子解鄭眾注大宗伯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漢天文志云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下即繼以書云星有好風是箕好風畢好雨從古有此說昭九年春秋傳曰火水妃也妃者合也陰陽書有五行妃合之說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己土也庚辛金也壬癸水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火畏水以丁為壬妃故一與二合丁壬也土畏木以己為甲妃故三與十合甲己也水畏土以癸為戊妃故五與六合戊癸也金畏火以辛為丙妃故七與四合丙辛也木

畏金以乙爲庚妃故九與八合乙庚也其一與二三與十五與六七與四九與八相合之義則昭十七季春秋傳曰水火之牡也劉歆說云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偶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又曰火水妃也易繫辭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一三五七九地數二四六八十一二三四五得五皆爲六七八九十此之謂相得而丁壬等之各爲牡妃其中具有相合之義此天地五行之合也鄭注意本此鄭又云推此則南宮云云者由從妻所好推之則南宮是火火克金鳴金氣爲火妃故南宮好鳴北宮是水水克火燠火氣爲水妃故北宮好燠中宮四季是土土克水寒水氣爲土妃故中宮四季好寒此鄭推言之皆從已所克得其妃從妃所好也此經所說星除五緯外凡二十八宿及衆星皆包在內據史記天官書言列星有太一有三公有籙臣有五官等而此以爲庶民之象者以恒星甚衆似下民衆多之象且民有情欲故多嗜好星亦有嗜好與民之情欲者同故也鄭于上文注旣云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則自此以下皆是言王極之事故此節假星以喻民情之有好惡下文二節假日月之行以喻君政之有得失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鄭曰四時之間合于黃道也禮記十六卷月令疏王曰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

齊其民疏傳曰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大小各有常法疏曰日

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冬夏爲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行有常度喻人君政有常法張衡蔡雍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去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

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案曰鄭注云四時之間合于黃道也者攷漢書天文志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于牽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為中道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為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為害月有九行者黃道一黑道二出黃道北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南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南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朱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故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此段天文志文以解此經及鄭王之義為適合也月令云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仲冬之月日在斗此云夏至于東井與夏令合云冬至于牽牛與月令異者月令據月初夏至冬至則月中也仲夏日在鶉首鶉首之初至中皆東井度也故夏至于東井與月令無殊仲冬日在星紀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劉歆三統歷云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冬至日在牛初度是節有早晚所舉異時故不同也冬至日南極云云至則寒為害者僖五季左傳云春

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冬至為日南極則夏至日北極也易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景如度者歲美人和晷不如度者歲惡人偽神讀如引言八引者樹杙于地四維四中引繩以正之故名曰引立表者先正方面于視日審矣攷晷者表之景也如度者冬至晷景丈三尺是長之極也周禮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引司農注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此尺有五寸是極短之晷也知者鄭注周禮馮相氏云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然則南不極則有愆陽溫為害北不極則有伏陰寒為害也云黃道一至南從朱道云云者孔穎達月令疏載鄭考靈曜注引河圖帝覽嬉文略與之同則其說由來舊矣黃道一三字今天文志無之從鄭所引增也所云朱道者本作赤道但此乃九行之赤道天體中央去南北極適中處亦名赤道與此名同易惑故改之也戴震九道八行說云月道出入黃道內外二十七日有奇而交道一終交終不復于原處其差一度又幾半度每季之差自東而西十

九度奇古歷家有九道八行之說所以攷其差也借青朱白黑以別之借八節之名以命之春分青道爲正東立春青道爲東南冬至黑道爲正北立冬黑道爲東北秋分白道爲正西立秋白道爲西夏至朱道爲正南立夏朱道爲南春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春分青道凡三十交還而立冬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春黃道內五度半立春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春青道又三十交還秋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歷半交必在冬至黃道裏五度半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南緯十八度是爲冬至黑道又三十交還立秋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冬黃道裏五度半立冬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冬黑道又三十交還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秋分黃道裏五度半秋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秋分白道又三十交還立夏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秋黃道裏五度半立秋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秋白道又三十交還春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歷半交必在夏至黃道裏五度半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北緯二十九度是爲夏至朱道又三十交還立春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夏黃道裏五度半立夏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夏朱道又三十交還冬至月復循青道以四季過半循二青道四季過半循二黑道四季過半循二白道四季過半循二朱道十八季過半八行一周古歷以自南而北交于黃道爲中交常以中交爲主今歷謂之正交古歷自北而南爲正交今歷謂之中交日食朔當交也月食望當交也九道自宋人疑之至元而遂廢攷諸古歷未有明析其必分之故者由今思之可以知交道出入焉可以攷當交半交距赤道遠近焉可以明交終所差每月交于某宮某度焉可以辨交之中終與朔望不齊每朔望去交遠近及當交而有食焉古法之廢而宜舉者此也戴所言南北緯者在赤道南爲南緯在赤道北爲北緯九道之說于是明矣鄭注云云于此可得其槩王者順時出政月令所紀十二月之令是也若孟春行夏令等謂之反令漢魏相傳相奏表云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

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
艮執繩司下土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鹵方南方之卦不
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
是四時各有所宜此經是言皇極之事此節以日月冬夏異行喻王者政令
四時異宜也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鄭曰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尚書疏
○王天

與尚書纂傳二十二卷。陳樞書傳
纂疏四卷。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

從民欲亦所以亂疏曰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其文見于經經箕則多風
傳記無其事鄭引春秋緯孔亦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鄭以
為從妻所好顧氏亦同言從星者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喻政教失常以
從民欲所以亂也

案曰鄭引緯以證月從箕多風傳引詩以證從畢多雨說已詳上文漢書天
文志云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早風出陰道則陰雨故月去中道移而
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移而鹵入畢則多雨書日月之從星則以風
雨言失中道而東鹵也說與鄭合鄭又云日之從星不可見者日在下而光
盛星在上而光微故日見時星不可見上言日月之行此惟言月故解所以
不言日之故也五行傳曰王極不建厥咎督厥罰恒陰鄭彼注云督與思心
之咎同故子駿傳曰督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王極象天天陰養萬
物陰氣失故恒陰也其下又云時則有日月亂行今此月之從星以致風雨
正是日月亂行之事然則自王省惟歲以下至此皆言皇極之得失明矣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鄭曰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為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
所不欲者為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為次耳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
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
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

尚書疏。詩十七之二卷大雅既
醉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王曰攸

好德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為福

傳曰壽百二十季富財豐備康寧無疾病
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考終命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

案曰鄭云康寧人平安云云者天下之福極皆君身所致故人平安人皆好德卽爲人君之福然則壽富等皆兼天下臣民而言不專指君身王肅專指人君非也徐幹中論卷下天壽篇云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觀此則福極通天下言與鄭合此古義也釋詁云寧康安也故云康寧人平安也考成亦釋詁文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者荀子卷十八成相篇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劉向說苑卷三建本篇云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國家以昌熾士女以佼好禮義以行人心以安並與鄭合此漢經師相傳舊說也蓋考終命屬貌對惡爲醜陋故云佼好至老僞傳以爲不橫天旣非屬貌又不對惡且卽是壽與康寧何用重言之其說非也福備也者禮記祭統文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釋文曰折將設反又之舌反。案曰會遠云時設反則音如喉

舌之舌之舌反則音如浙江之浙曲禮短折陸但音市設反則陸意以前音爲正。

鄭曰凶短折皆是天枉之名未斲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愚懦不壯毅曰

弱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傷神天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于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故所以弱也

尚書疏。周禮十五卷地官司關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馬曰凶終也

釋文

傳曰凶短折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

三十言辛苦疾常抱疾苦憂多所憂貧困于財惡醜陋弱疴劣疏曰人之大期百季爲限傳以最長者言之爲百二十季短者半之爲未六十折又半爲未三十鄭康成云云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天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未斲曰凶者說文齒部云斲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斲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斲从齒从七鄭注周禮司厲亦云然則未斲謂七歲以下儀

禮喪服傳所謂无服之殤也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則未冠曰短謂不及二十未婚曰折謂不及三十傳以短未六十折未三十非也疏又引漢書云云然福極皆就人言若兼禽獸草木則何有貧富何有好德又兄喪弟父喪子自是屬憂不得以為短折皆非也鄭又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云云者皆本伏生五行傳文鄭彼注云殖氣失故于人為凶短折長氣失故于人為疾殺氣失故于人為憂藏氣失故于人為貧生氣失故于人為惡天為剛德剛氣失故于人為弱易說亢龍之行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之謂弱或云懦不敬是也鄭又云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云云者以五行傳止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故鄭反覆推言之也云所以然者云云者人之福極關乎命運定于初生故云行運氣性然所以致此之故則不但行運氣性要亦各由自取其中實有至理如下文以義言之以下所推是也

尚書後案卷十二

尚書後案卷十三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釋文曰豫本又作忤

王曰既克商二年克殷明年也

尚書疏

傳曰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疏曰武

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即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

伐紂之明年也

案曰詩豳風譜引鄭注謂武王于文王崩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王及偽傳以為克商明年然經言既克商二年則是既克商而又二年明不數克商之年也故鄭以為後二年王及偽傳皆非是又說文卷十下部僉字注云从心余聲周書曰有疾不僉僉喜也羊茹切史記作不豫偽孔從之又改不為弗當以說文為正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云僉古文尚書豫與說文合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

釋文曰為于偽反戚千歷反。案曰穆史

記作穆徐廣曰古
書穆字多作繆

鄭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六卷。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周公乃自以請命為已事疏曰釋訓云穆敬也戚是親近故為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敬卜周公言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死則神與先王近也二公恐王死周公言王未可死是相順之辭鄭云云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

案曰鄭以穆卜為就文王廟卜者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管蔡等國為文之昭邗晉等國為武之穆疏云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于次為穆是文子為昭武子為穆說詳故鄭以穆卜為于文王廟卜也逸周書卷一文酌解云三穆一絕靈破賊二筮奇昌為三龜從兆凶似穆卜為古人問卜之名蓋周家有大事輒詰文王廟卜其後遂名此卜曰穆卜傳訓穆為敬雖本釋訓繆穆

為敬其義非也鄭又云周公內知云云者據禮記文王世子文也傳解戚為近既屬穿鑿且周公方欲止二公之卜而自為請代如徒為相順之詞則當與二公同卜矣何為獨自潛卜不使二公知乎傳非也周公知王不死而必請代者君疾方危憂之深也止二公卜而自以為功者公親二公疎也功史記作質謂公以已質于三王以代武王是亦得為一義但下文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史記亦作功不作質則此自當從功謂公欲為已功如鄭義也

為三壇同壇為壇於南方北周公立焉

釋文曰壇從川反壇音善

鄭曰時為壇壇于豐壇壇之處猶存焉尚書疏馬曰壇土堂釋文傳曰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于天故為三壇壇築土壇除地大除地于中為三壇疏曰三王每一壇故三壇除地為三壇又為壇于南方亦當在此壇內但其處小別故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

案曰鄭云云者漢地理志鄠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後漢書言鄭鹵入關事馬融則鄭曾至鄠親見遺址也傳云壇築土壇除地者祭法注云除地曰壇封土曰壇謂墾去艸萊闢除空地為壇即于其中聚土築之為壇也吳澂曰古

禮凡於遠祖之無廟者及宗子去其宗廟而在他國者及支子雖在本國而於禮不得入廟者或有禱告必須墀地為壇以棲祖考之神周公支子為臣故不敢告廟而為壇以告也

植壁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釋文曰植時織反徐音置。案曰史記作戴。

鄭曰植古置字

尚書疏。陳樞書傳纂疏四卷。詩二十一卷。商頌那疏。司馬光類篇六卷中。

傳曰璧以禮神植置也置于三

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為贊告謂祝辭疏曰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旱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周禮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

案曰鄭云云者論語植其杖而芸蔡邕石經作置其杖而耘商頌那篇置我鞞鼓箋云置讀曰植說文植字重文作權集韻亦或作權汗簡卷中之一亦有植字云見裴光遠集綴是植置同也珪者古文圭字見說文土部傳云璧以禮神珪以為贊而非禮神者蓋因一植一秉推而知之

史乃冊祝曰

釋文曰祝如字或之疾反。案曰冊史記作策古字同用。

鄭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史為冊書祝辭也

案曰鄭以冊為策謂簡書者冊策同儀禮聘禮託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注云名書文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疏云簡者未編之稱策是眾簡相連之名鄭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四寸三分居一又謙焉是策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服虔注左氏云古文一簡八字是簡容字多少百名以下不假連編之策一板書盡故言方板也此祝詞百二十八字故書于冊也鄭以策文周公自作而傳云史為冊書祝辭非也

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釋文曰遘工豆反。

鄭曰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

尚書疏

傳曰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

暴也疏曰本云元孫發諱曰某牧誓不諱發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其意鄭云成王讀之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為某史錄為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牧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為典故不須諱

案曰鄭云云者此冊周公作之以告三王父前子名斷無諱發而稱某者厥後成王得此冊讀其文必不敢稱名必言某矣史官記成王感悟迎公之事

追叙其始詳錄冊文因成王之讀而改發為某鄭說確不可易傳惟言臣諱君不知所謂臣者為誰若謂初時作冊即諱則武王尚在而諱其名是預死其君也且周公祭文王徹詩猶曰克昌厥後今武王未沒又當三王前安得諱其名乎若謂錄此篇書時乃諱之則成王得此冊時已當舍故諱新之後猶直斥武王名乎偽孔欲求異于鄭而不顧其說之動輒有違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且代某之身

釋文曰丕音悲反馬同徐甫音反鄭音不

鄭曰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

尚書疏。司馬貞史記索隱十卷

傳曰天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于天則

當以且代之外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疏曰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謂負人物也大子之責于天言負天一大子謂必須死鄭讀丕曰不與孔異鄭元弟子趙商問元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為元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歔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為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尙書若君父之病不為請命豈忠孝之志也

案曰鄭云云者中庸子庶民鄭注子猶愛也皋陶謨曰予弗子故不子為不愛丕讀不者說文云丕大也從一不聲丕既以不為聲自可借為不字尙書以丕為不不為丕者甚多鄭讀丕為不正其讀耳非改其字也史記不作負

蓋不有跗音又有浮音負與跗浮皆語有輕重耳是假借字也

白虎通曰天子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

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公羊傳曰屬負茲禮記音義曰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然則子可通作茲不亦可通作負猶馬賁陪尾史記作負尾也隗囂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亦以負為不 索隱乃

云謂三王負于上天之責是不識負字故也且云鄭讀丕為負妄改鄭讀以遷就史記大可異矣若傳言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于天義甚闡晦疏曲附之謂責如左傳已責之責言負天一大子是傳言哉總由誤會史記負字而牽合傳意耳可見漢人所用之字唐人已罕識矣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傳曰我仁能順父又多材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

馬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

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馬以帝為天者大雅文王在帝左右毛傳以帝為天是也敷為布者禹

貢鄭注義同也佑為助者釋詁右助同訓勵故得轉相訓說文卷八上人部無佑字古但作右卷三下又部云右手口相助也是也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案曰魯世家寶作葆留侯世家徐廣注云史記珍寶字皆作葆然則寶葆通也

鄭曰降下也寶猶主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案曰猶主也俗刻誤作猶神也今從震澤王氏刻改

案曰鄭云降下也者說詳禹貢寶猶主也者周易繫辭傳云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命武王居天子位為天下主是寶命也又云為宗廟之主也者哀公問云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彼疏據駁異義指謂天子是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

馬曰元龜大龜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就受三王之命于大龜卜知吉凶

案曰馬云云者說詳西伯戡黎傳以即為就釋詁文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侯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案曰書傳會選屏卑正反

馬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歿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屏藏也

案曰馬以俟為待者釋詁及說文卷十下立部皆云俟待也卷八上人部俟字則云大也引詩任任俟俟為證今以俟為俟或俗訛或古通也傳以屏為

藏者說文尸部云屏蔽也屏有隱蔽義故為藏禮記曾子問天子諸侯將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神明奉以出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兩階之間是以玉禮神事畢藏之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

傳曰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疏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重之故習為因也三龜並卜下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兆各別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從二人之言是三代之法並用之故知三龜三王之龜未見占書已知吉者卜有大體麤觀可識也

案曰三龜以為太卜三兆可也而傳云三王之龜疏云三代法意指夏殷周則非也蓋太卜三兆三易鄭意皆不指夏殷周玉兆瓦兆原兆乃灼龜發火似玉瓦原之罅原原田也說已詳洪範

啓籥見書乃并是吉釋文曰籥子若反徐以畧反并必政反○案曰鄭周禮下師注引啓作開

鄭曰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傳書疏

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四卷馬曰籥藏卜兆書管釋文〇劉三五箋王曰籥開藏占兆書管也尚書疏〇史記魯周公世家

家集傳曰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疏曰占兆別在于藏太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彼頌是也

案曰鄭云籥開藏之管云云者藏兆書之室有鍵閉之今用籥開此鍵論文當言以籥啓室見書嫌文繁省之不可言籥啓故又倒言啓籥也說文竹部籥字注云書僮竹筥也門部闢字注云闢下牝也然則此當从門而从竹者古字通也說文之義與鄭此注亦不合蓋鄭以籥為管謂是開鍵之物者周禮地官司門掌管鍵以啓閉闕門鄭司農云管謂籥鍵謂牝與鄭此注合若依說文以闕為闕下牝則闕即是鍵而非管矣彼司門疏云管籥以啓門鍵牝以閉門故雙言啓閉此物似今之瑣匙而實與今不同鍵猶瑣中須如今所謂瑣簧管則猶瑣匙而與今瑣匙異今之瑣匙其形是牝却有眼以受簧古之管則全是牝形插入瑣中以韜簧者簧韜則瑣開月令孟冬云修鍵閉慎管籥彼注云管籥搏鍵器彼疏云管籥與鍵閉別文則非鍵閉物故云搏

鍵器鄭注確不可易如說文以籥為鍵與鄭正相反今此經啓籥若依說文解之以籥為鍵而謂以管開此籥于文似順乃必從鄭者鄭與周禮禮記合又與先鄭合且使籥即鍵閉而云啓籥則文太鄙俗不類尚書之體故不可執說文解此經而與鄭違也鄭又以書為占兆書者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注云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今言四兆者分之為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謂與方功義弓之名未聞然則此經見書即彼四兆書啓籥者卜師啓之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傳曰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疏曰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元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鬻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即彼君占體也但周公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為證耳

案曰傳云云疏引占人云云注云云者彼疏云體兆象者謂金木水火土五種之兆言體言象者謂兆之縱橫其形體象似金木水火土也凡卜依四時灼龜四足直上向背者爲木兆直下向足者爲水兆邪向背者爲火兆邪向者爲金兆橫者爲土兆是兆象也云色兆氣者就兆中視其色氣似有雨及雨止之等是兆色也墨兆廣者據兆之正釁處爲兆廣坼兆釁者就正墨傍有奇釁罅者爲兆釁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吉善大明則吉惡小及微皆凶也引周公云云者證君占體之事也此疏甚明蓋君尊大夫卑卜史又卑所占宜有大小詳略故其差如此然體色墨坼實非截然判分四事此經上文疏引太卜三兆云云彼注云煩謂繇也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圉曰蠱曰剋彼疏云體者謂金木水火土五兆之體若然龜兆有五而爲百二十者則兆分爲二十四分云其煩千有二百者每體十繇故千二百也云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者占人云云彼注云云若然體色墨坼各不同今鄭云云則四者皆相因而有也何者以其有五行兆體體中有五色既有體色則因之

以兆廣狹爲墨又因墨之廣狹支分小釁爲坼是皆相因之事也此疏尤詳析以卜人占坼言之假如于金木水火土五兆中占得一體再進而觀其色于兩濟圍蠱克五色中是何色色定矣再進而觀其墨之廣狹何如終乃進而觀其坼之微明何如是謂卜人占坼也是不敢以一占遽定故重累占之也人君位尊舉事既謀乃心不敢自是又謀卿士庶人而筮且卜得一兆兆別分二十四分以察其吉凶又攷其煩一兆凡二百四十煩又玉瓦原三龜並卜其體皆百二十煩皆千二百則每占一兆兆別有七十二分煩有七百二十攷之已詳事已可定不必再問色墨坼矣若然洪範言五色不言體墨坼舉中以括上下也又五行是體雨霽等是色而洪範疏據今龜法五行疑其與雨霽等同異如何是混體于色亦誤也君既占體必攷其煩凡卜皆然若不攷煩何知吉凶而此疏乃云公必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亦誤也又太卜兆體五而中庸動乎四體注龜四足則體有四者太卜注又言以火灼龜之法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與中庸注同是灼此四體以發彼五體之兆此經所言體乃五兆之體也五體孰吉孰凶五色孰善孰

惡則不可攷矣詩衛風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非君而占體此失禮事不可例論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鄭曰茲此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馬曰一人天子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云者釋詁及論語子罕篇孔安國注文馬云云者曲禮下篇文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釋文曰瘳勅留反

鄭曰滕束也凡藏秘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尚書疏。陳樂書傳纂疏四卷。劉三吾等書傳會選四卷。真德秀讀書記

乙集傳曰歸從壇歸翼明瘳差也疏曰壇所即卜故從壇歸翼明釋言文經云

金滕之匱則金滕是匱名詩述韞弓之事云竹閉緝滕毛傳云緝繩滕約束

也滕王鄭云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為緘家語稱周廟內有金人

三緘其口則滕是束縛之義藏之于匱束之以金若今釘鑠之不欲人開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所納冊即下文王與大夫所啓占人凡卜既事則繫幣以

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注云既卜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于策繫

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滕之書是命龜書然則既

卜而藏其書本常禮此重秘書故又特加金緘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釋文曰喪蘇浪反孺如樹反

鄭曰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羣弟蔡叔霍叔既喪謂喪服除武

王崩周公為冢宰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

于孺子之言于京師于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于民間也孺子謂成

王也尚書疏。詩二之一卷邶鄘衛諸疏。又八之一卷幽風七月疏。禮記三十一卷明堂位疏傳曰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

叔霍叔乃放言于國誣周公惑成王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

稚也稚子成王疏曰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為周公之

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兄孔似不用孟子之

說

案曰鄭云管國名叔字封于管者周本紀云封弟叔鮮于管僖二十四季傳

杜預注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是也云周公兄武王弟者管蔡世家云武王

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

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郟叔武次曰霍叔處

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載據此則十人同母後漢襄楷傳云文王一妻誕致

十子與史記合也管叔蔡叔霍叔即大誥序所謂三監逸周書作維解武王克殷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是也獸三爲羣人三爲衆通言之人亦可稱羣故云羣弟也史記所列十人序次當據世本言必可信乃定四季傳萇宏言蔡叔康叔之兄而賈逵杜預并以蔡叔爲周公兄蓋據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爲說然富辰或可隨便言之未足據也又祝作言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季哉八人者伯邑考前死不數武王故八也無官者非無爵邑之謂若管若蔡若郟若霍皆其封邑但非周公等爲六卿之長可比故曰無官耳周公于管叔爲弟康叔聃季于曹郟霍皆爲弟而並爲六卿作言此以明不尙季之意其下遂言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尙季也蓋曹之祖振鐸文王子晉之祖唐叔虞武王子曹乃晉之叔父行齒尊長晉侯爵而曹伯爵故非尙季也此就五叔中抽出言之耳而杜以振鐸與武王異母解五叔于管蔡郟霍外去振鐸而易以毛叔聃毛叔聃無可考不知杜何據此皆諸說之與史記互異者今自當以史

記爲定至于管叔爲周公兄則自古相傳初無異說其以爲周公弟者獨有僞孔及白虎通卷下姓名篇彼文云文王十子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予所據元大德九年刻雖舊本但譌脫甚多恐不足信究當以史記爲正鄭又云旣喪謂喪服除周公爲冢宰免喪服欲攝政者鄭以流言是武王崩後三季事也鄭必爲此解者定四季傳云周公爲太宰禮君薨百官摠已以聽于冢宰三季當武王初崩周公固已攝政自是常禮不應致疑及免喪成王幼將代攝其位三叔疑公欲依殷禮兄死弟及故流言起也流言者如水之流儒行云聞流言不信是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釋文曰辟扶亦反法也說文作辨必亦反治也馬鄭音避。案曰法治二字互誤釋文單行足

本及注疏所載同今改正

鄭曰避謂避居東都言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告于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

釋文。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下卷。王天與尙書集傳二十四卷。陳師凱書傳笏通四卷下。毛傳曰辟法詩八之一卷幽風譜疏。李塨黃德毛詩集解十八卷。禮記明堂位疏。金履祥通鑑前編七卷。

也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疏曰辟法釋詁文

案曰鄭云云者鄭意以辟卽下文居東謂避居東都也偽孔訓法則謂誅殺以居東爲卽東征一聞流言卽往征而誅之必無此事且此流言乃在未叛之前亦王未迎周公之前事也下大誥序始言武王崩三監叛此則在迎歸周公之後矣流言與叛兩時也兩事也而傳併爲一談以此流言卽爲叛時何其妄也且使羣叔果與武庚同叛矣公之誅之宜也成王雖懵愚亦何至既誅三監猶有未悟必待風雷之感金縢之啓始釋然乎蔡仲之命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此僞古文不可信卽可信亦是撮叙始末不當以致辟膠黏流言之下猶大誥序武王沒三監及淮沔叛沒與叛相隔甚遠非連敘也說文卷九上辟部辟字注云治也卽引周書我之不辟爲證訓治則似作案驗其事解非誅殺然亦不如鄭作避居爲是墨子卷十一耕柱篇云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關叔卽管叔商蓋卽商奄也吳君高越紐錄云周公傅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于邊皆與鄭合也

周公居東二季則罪人斯得

鄭曰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季盡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尙書疏約鄭義。毛詩幽風譜疏。又八之二卷鷓鴣疏。禮記明堂位疏。王曰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詩序三季而歸此言

居東二季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季詩言其歸之季也尙書疏。王天與尙書蔡傳二

十四卷。毛詩幽風譜疏。傳曰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季之中罪人此得疏曰詩東山之

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東征也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季又云三

季而歸此言二季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季此直數居東之季除其去季

故二季也

案曰鄭以罪人爲周公屬黨周公出避之後屬黨爲王所拘執者鄭以斯時公之心跡未明王疑方甚則此事實情理所有况此時武庚未叛管蔡未誅罪人斯得舍此將何所指乎鄭說是也李鼎祚周易集解于蒙初六用說桎梏引干寶云此成王始覺周公至誠之象將正四國之罪宜釋周公之黨然則康成此注干寶已引用之古書多亾無可援證在鄭當日必別有據也王

及傳以居東爲東征其謬已辨見前疏以二季三季不合曲加回護皆非也
逸周書作維解云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肆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
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明季夏六月葬
武王于畢二季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據此似流言之明季卽東征
者故王及傳以居東爲東征也鄭以居東爲避居東都者據墨子等書周公
實有避居事居東非東征也作維解摠叙武王克殷以迄作維其季次有凌
越而過非必比季接叙卽如所云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孔鼂注云謂
乃後之歲則非比季接叙者也然則元季葬武王者謂武王崩後踰季改元
之季二季作師旅者謂周公攝政之二季不可以二季文承元季下遂謂比
季相接以此難鄭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請公

鄭當作怡卽欲爲贈遺字亦當作
詒在說文卷三上言部除俗字

釋文曰貽羊支反各如字徐公政反鴟
尺夷反鴟吁嬌反請在笑反。案曰貽

鄭曰于後于二季後也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
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怡王今幽風鴟鴞也詩云鴟鴞子斥威王成

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

詩幽風諸疏。又七
月疏。又鴟鴞疏。傳

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

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疏曰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

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亾二子不可毀我周室言宜誅也釋言

云怡遺也鄭元以爲武王崩周公爲冢宰三季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卽

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

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東征管蔡解此一

篇及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案曰鄭云云者詩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

王名之曰鴟鴞焉箋云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首章鴟鴞鴟

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鴞子之閔斯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

故也寧亾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恩愛鴞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箋云鴟鴞

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

竟武王之悲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于

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興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鴟鴞之意殷勤于此稚子當哀憫之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于此成王亦宜哀憫之正義曰此詩毛以為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又導武庚叛周公東征滅之以救周室之亂是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鄭以為管蔡流言周公避之出居東都周公屬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季乃為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是為亂政故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于時成王未知公志故公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以怡悅王心毛首章傳云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則此詩為誅管蔡而作罪人斯得謂得管蔡周公居東為出征我之不辟欲以法誅管蔡既誅管蔡然後作詩不得復為怡悅王心當訓貽為遺也尚書偽孔傳實本之詩毛傳但以罪人斯得為東征誅管蔡其說既斷不可通辨已見前然則罪人將何所指知鄭注不可易也鄭又以請為讓者說文卷三上言部讓字注云燒讓也从言焦聲讀若嚮才肖切

又重文諂字注云古文讓从肖即引周書此文以證揚雄方言云讓讓也諂即讓字故諂亦訓讓燒讓亦有讓意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釋文曰穫戶郭反拔皮八反

鄭曰秋謂周公出二季之後明季秋也毛詩幽風譜疏。禮記。三十一卷明堂位疏。傳曰二季秋也蒙恒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疏曰上文居東二季未有別季之事知即是二季秋也嫌別季故辨之

案曰鄭云秋謂二季後明季秋者據鄭子篇末摠述數季事云周公辟居東都時成王季十三居東二季成王收周公屬黨時成王季十四明季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季成王季十五迎周公反則居攝元季也然則鄭所云二季後明季者謂二季之後亦即二季之明季重言之耳上距始出避時周而二季實出入三季若泥後字誤以秋為二季後第三季之又明季之秋似避居為出入四季則謬矣偽孔以居東即東征秋即二季秋謬也

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釋文曰弁皮彥反徐扶變反說

如字徐如鏡反

鄭曰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二而冠佩爲成人成王此時季十五于禮已冠而必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尚書疏。詩三之三卷。衛風。莊。蘭。疏。儀禮。一。卷。士。冠。禮。疏。禮。記。傳。六。卷。文。十。二。年。疏。傳曰皮弁質服以應天疏曰皮弁象古故爲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爲質也鄭以爲爵弁

案曰鄭以弁爲爵弁者蔡邕獨斷云冕冠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十升布爲縠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頭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笄詩曰常服黼冔禮朱干玉戚冔而舞大武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是蔡邕與鄭合也傳以爲皮弁非也據周禮司服及弁師皆無爵弁而天子爵弁見于經者惟檀弓天子哭諸侯爵弁紵衣一條鄭必以此經之弁爲爵弁者司服云視朝皮弁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則皮弁天子視朝常服此時承天變宜有異知非皮弁也司服又云凡兵事韋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經以此數者又皆不宜于是時故推以爲爵弁也云天子諸侯十二而冠者襄九季傳晉侯問公季武子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生晉侯曰十二季矣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詩標有梅疏云異義今大戴禮說男三十娶女二十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左傳說人君十五生子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許慎謹案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人君早昏所以重繼嗣鄭元不駁明天子諸侯十二而冠冠而生子大夫以下從庶人法也云成王時十五者鄭以周公居攝四年作康誥康誥有孟侯之文謂成王季十八又以此季成王迎周公反卽爲居攝元季故推以爲成王時十五也云爵弁降服者儀禮士冠禮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爵弁雖尊要非天子之服故爲降也云如國家失道者玉藻云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未道猶失道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鄭曰問者問審然否也

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其事已明無須復問但屬奇異不容遽信故審然否也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釋文曰噫丁其反馬本作懿

馬曰懿猶億也釋文曰懿丁其反馬本作懿傳曰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

周公噫恨辭

案曰馬云懿猶億也者噫說文云飽食息也經典皆借為嘆詞而馬作懿者詩大雅瞻卬懿厥哲婦箋云懿者有所傷痛之詞也疏引此經為說又大雅有抑篇楚語作懿章昭云懿讀曰抑小雅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徐邈音噫韓詩云抑意也周頌噫嘻成王定本作意淮南繆稱曰意而不戴高誘曰意志聲蔡邕石經論語云意與之與古文意作抑然則噫意懿抑皆同也劉熙釋名卷四釋言語篇云噫憶也憶念之故發此聲憶之也說文無憶字當作意馬訓億億說文訓安于義無取疑馬注亦當作意與劉熙合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釋文曰沖而忠反

鄭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周公忠孝如是云云者周公於武王則為忠於文王則為孝也

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釋文曰新逆馬本作親迎案曰陳櫟求馬音

鄭曰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毛詩八之二卷王曰亦宜褒有德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傳曰周公以成王未悟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

有德之宜疏曰改過自新迎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

直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衮衣邊豆是國家禮也

案曰鄭以新為自新者鄭于書注及詩箋文皆作親而訓釋則為新蓋古親

與新通也馬融亦然禮記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語本漢儒熊朋來遽謂

程子讀親為新非漢儒所及妄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鄭曰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曰旋經日傳書

馬曰反風風還反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郊以玉幣謝天疏曰祭天南郊謂之郊王

出郊者出城至郊為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

是祭天有玉幣也鄭引易傳云云故郊之日得反風也

案曰鄭引易傳云云者易稽覽圖中孚傳文也後漢書周舉傳舉對策引易傳云云李賢注以為稽覽圖又郎顛傳顛條便宜亦引此以為易中孚傳王欲迎公甫出郊即反風故云不旋日傳疏妄牽祭天非也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釋文曰築音本亦作筑謂築其根

鄭曰築拾也禾為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凶失也文王季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季八十三矣于文王受命為七季後六季伐紂後二季有疾疾瘳後二季崩崩時季九十三矣文王崩後明季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季十歲服喪三季畢成王季十二明季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季十三也居東二季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季十四也明季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季成王季十五迎周公反則居攝之元季也居攝四季封康叔作康誥五季作召誥七季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季也作康誥時時成王季十八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季作洛誥時成王季二十一也明季成王即

政季二十一也

尚書疏。詩邶鄘諸疏。又幽風諸疏。又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又十七之二

二年疏。案曰楊士勛云鄭約大戴禮。雜璧志遺三卷。

馬曰築拾也起其木拾其禾

釋文。爾雅二。王曰文王季十五

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季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季伐紂明季有疾時季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季稱元季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季克殷殺管蔡三季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季至六季而成七季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季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季致政成王季二十

二十

尚書洛誥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五卷。陳槃書傳纂疏五卷。劉三吾等書傳會通五卷。毛詩通風諸疏。禮記明堂位疏。

傳曰木有偃拔起而立之

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

疏曰序云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季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于大誥

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案曰鄭云築拾也者釋言云筑拾也馬鄭王皆訓築為拾則馬鄭王本皆當作筑釋文云本亦作筑者馬鄭王本也傳以為築有其根說文卷六上本部云築擣也从木筑聲陟玉切劉熙釋名卷四釋言語云篤築也築堅實稱也

偽孔欲爲此解以求異于馬鄭遂改筑爲築若謂所築者是木則偃者是禾拔者是木經言大木所偃正指木拔而壓偃之禾耳不得卽以所偃爲木若謂所築者是禾則上文云大熟知此時正屆收穫之期遭風所偃拾而取之何用復加擣築其根使之堅實乎傳非也疏謂鄭注曲碎鄭文似曲碎義實是傳文似明順義實非也

又案曰傳以居東卽東征故以大誥篇所叙之事皆在居東二季句中自此以下直至歲則大誥俱爲大誥以後之事疏曲附之其說謬甚鄭歷叙三朝出入百數十季文已甚明惟居攝元季下應增于是三監及武庚遂叛周公東征明季殺武庚及管叔語詳大誥居攝三季周公歸然後繼以四年封康叔云云方爲完備

又案曰史記魯周公世家所載金縢一篇事其牴牾者甚多而尤異者有二說焉其前一說則云作詩貽王之後營成周維邑以朝諸侯七年之後還政成王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且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此一說也其後一說則云周公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公卒王葬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王開金縢見書曰朕小子其迎云云此一說也又蒙恬列傳秦二世令人賜恬从恬對使者稱引周公之事其說與前一說同譙周謂秦旣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故有此說王充論衡卷十八感類篇亦並載二說與史記略相似而以前一說爲古文家說則後一說乃今文家說也前說于代武王外增代成王居東都爲奔楚雖誤猶近之後說所云公欲葬成周王葬之于畢出匹篇毫姑序事誠有之然是周公致政退老歸豐以後事與雷風示變開金縢書無涉乃合而爲一伏生大傳說此經及白虎通卷下喪服篇漢六十七卷梅福傳後漢六十一卷周舉傳六十五卷張奐傳說並同要是今文說與鄭所傳古文本之孔安國杜林者不同夫周公旣卒所云親迎又何迎乎此不可信也

之此... 卷四... 六十一... 而... 滿... 爲... 爲... 百... 之... 之... 小... 洪... 齊... 尚書後案卷十四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釋文曰馬本作大誥爾多邦。疏曰鄭王本猷在誥下。案曰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誅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文亦道在

鄭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

稱王

疏曰管蔡導武庚爲亂周公陳伐叛之義大誥天下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

殷勤多止而更端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略于管蔡者猶難以伐弟爲言

故專說武庚耳

案曰鄭以王爲攝也者明堂位云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

南鄉而立既言周公朝諸侯又言天子負斧依明天子卽公攝故鄭彼注天

子周公也明堂位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抱朴子外篇良規篇云
周公之攝王位舍道用權以安社稷是也周公既攝王此語是周公之語故
鄭以爲周公若如王肅及傳疏謂是周公述王命則當如多士多方先言周
公曰更言王若曰此文不然明王謂周公矣且此篇本成王感風雷迎周公
歸歸而居攝以後之事傳乃以爲卽居東二年之事則在未敢誚公之前矣
疏乃曲爲之說云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時王方疑公必不使公伐管蔡卽此
數言則王肅及傳之謬可見而王之非成王亦可見矣伐兄而言伐弟亦是
曲附傳說皆非也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釋文曰弔音的又如字割馬本作害不少馬讀弗少延爲何。疏曰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案曰弗弔傳以爲不至則音的顏師古以爲不爲天所弔閔則如字傳是也說文弟問終也从人持弓逆至也从辵弟聲二字不同通字後人不識無復用之經典多以弔代通俗又省爲弔詩小雅天保云神之弔矣節南山云不弔界天大雅瞻卬云不弔不祥及爾雅起來弔艱義爲至者皆作弔此弗弔與不弔界天義同彼毛傳云弔至也鄭箋云至猶善也是也釋文並列二音非也

鄭曰言害不少乃延長之

尚書疏。案。傳曰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難疏曰釋詁云延長也

案曰鄭以割爲害者僞孔傳同此字馬本作害則知割害義通說文卷四下

力部割剝也从刀害聲但古人製字聲亦有義割旣从害得聲自可訓害也
翟義傳作喪割剝喪失意亦同也鄭又以延爲長者疏引釋詁是也據釋文
及疏鄭馬王皆不少延爲句惟僞孔傳以延洪連文而毛氏奇齡據唐裴度
中和節賜百官尺詩連用延洪字以爲唐人猶知古義然翟義傳亦以洪屬
下句則知延洪之解出晚晉僞傳古無此訓也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
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徃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
天降威用

釋文曰賁扶云反徐音憤

王曰惟爲念向下爲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無窮之道尚書疏傳曰凶害延
大惟累我幼童人言其不可不誅之意又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
其政而不能爲智道以安人故使叛况其有能至知天命乎先自責已發端
嘆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若涉淵水徃求我所以濟渡言祇懼前人文
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言任重天下
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

案曰王以洪為大惟為念傳以嗣為繼歷為數廸為道康為安俱釋詁文矧為况釋言文已為嘆辭者翟義傳作熙師古曰熙嘆辭是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釋文曰遺唯季反

鄭曰受命曰寧王承平日平王時既卜乃後出詁故先云然

尚書疏。詩一之五傳卷召南何彼穠矣疏

曰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言之言卜不可違

案曰鄭云受命曰寧王承平日平王者君奭云惟寧王德鄭彼注云寧王者文王也洛誥云佅來毖殷乃命寧即云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則乃命寧兼文武故鄭彼注云周公謂文王為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為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毛詩云文王受命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意文武俱是受命之王故皆得稱寧王也毛詩何彼穠矣平王之孫毛傳訓平為正以為文王鄭箋同彼疏引鄭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答曰德能平天下則稱為平故以號文王焉此經注既解寧王為文王遂言文王兼有平王之號牽連及之也鄭又云時既卜乃後出詁

故先云然者大傳大誥傳云周公先謀于同姓同姓從然後謀于朋友朋友從然後謀于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是以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聖人謀則吉戰則勝此正鄭所謂既卜乃後出詁也龜而必謂之寶龜者爾雅釋魚四曰寶龜郭璞注即引此經以證春秋經曰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龜青純何休云謂之寶者言世世寶用之辭是也

曰有大艱于鹵土鹵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釋文曰蠢允反

鄭曰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

尚書疏

傳曰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于京師鹵土人亦不安于此蠢動疏曰釋詁云蠢動也

案曰鄭以蠢為動者疏引釋詁文釋詁又以蠢動同訓作是蠢即動也詩小雅采芑蠢爾蠻荆毛傳揚雄法言卷九君子篇蠢廸檢抑李軌注並云蠢動也說文十三下虺部蠢字注云蠢動也从虺春聲尺尹切又重文蠢字注云古文蠢从夂周書曰我有戮于鹵是也但我有戮于鹵攷今周書無此文疑即此有大艱于鹵土之句王莽攷作有大難于西土魏晉人因之耳若依

說文以載字代大艱二字言四國蠢動以誘鹵人而鹵人亦以蠢應之文義似通也蠢古文作載者張揖廣雅卷一釋詁云載出也玉篇卷中第二百六十二戈部又作載注云充允切亦蠢字鄙忠恕汗簡卷下之一亦以蠢為蠢至隸書變罾為春遂作蠢矣

殷小腆誕敢紀其緒釋文曰腆他典反誕大日反

鄭曰腆謂小國也疏馬曰腆至也釋文王曰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

其王業經紀王業望復之也疏傳曰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

欲復之

案曰鄭以腆為小國者方言卷十三云腆厚也文卷四下因部云腆多也

以厚與多為小古有反義亦如治之為亂也王及傳以誕為大釋詁文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釋文曰疵在斯辰

鄭曰知我國有疵病之瑕疏馬曰疵瑕也釋文王曰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疏

傳曰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疏曰釋詁云疵病也

案曰鄭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者天降威于我國使我主少國危皆因自相

讒賊是推言殷所以敢紀其緒之由故知疵是疵病之瑕也伏生大傳云奄

君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

正所謂知周有疵而欲叛也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傳曰祿父欺惑東國人令不安言我殷當復反鄙易我周家

案曰云鄙我周邦者宣十四年左傳華元曰過我不假道鄙我也注云以我

比其邊鄙成十八年宋鹵鉏吾曰大國無厭鄙我猶憾注云以我為鄙邑猶

恨不足襄八年鄭子展曰鄙我是欲注云楚欲以鄭為鄙邑此即鄙我之義

周目殷小腆據今勢殷謂周為鄙追昔事周之先蓋世為殷家鹵陞荒裔小

君長則武庚之叛必有鄙周之言可知傳云鄙易我非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救寧武圖功釋文曰救以翼反

傳曰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在我周用撫安武事

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

案曰民獻有十夫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翟義傳云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

之表儀謂賢者疑古文獻下有儀字然鄭論語注曰獻猶賢也則無儀字于義已足傳以救為撫釋言文寧為安圖為謀釋詁文鄭洛詁注訓救為安說文訓撫玉篇兼二訓此救寧連文不可言安安要之撫亦有安義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釋文曰并必政反

鄭曰下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疏王曰何以言美以三龜一習吉傳曰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疏曰成十三季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知大事戎事也

案曰鄭王云三龜詳洪範金縢王以休為美釋詁文傳以大事為戎事周禮太宰云作大事則戒百官亦謂戎事為大事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

釋文曰逋布音良

傳曰以美故告我友國諸侯及于正官尹氏卿大夫眾士御治事者用汝眾國往伐殷逋之人謂祿父疏曰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氏也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于正官尹氏卿大夫尹氏即官也總呼卿大夫為官

氏也上文大誥爾多邦綏越爾御事無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亦無尹氏惟此及下文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二者詳其文餘略之也

案曰傳以肆為故釋詁文于為往鄭棫樸詩箋文逋為也說文彘部文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哀哉

鄭曰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為難大

疏傳曰汝眾國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為大難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

教化之過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不宜違卜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嘆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其害可哀哉

案曰鄭以艱為難者說文卷十三下革部云艱土難治也是也傳以考為成翼為敬俱釋詁文逸周書諡法解亦以考為成詩小雅六月大雅行葦卷阿傳皆以翼為敬敬成而云考翼古人語倒也

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釋文曰叩五

馬曰造遺也釋文曰叩五傳曰我周家為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于我身不得

已征四國于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于汝眾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汝眾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于憂不可不成汝寧考所謀之功責其

善助

案曰馬云造遺也者造翟義傳作遭疑馬本與之同甫刑云兩造具備史記

作遭文侯之命云嗣造天丕愆偽傳亦訓為遭是造遭亦通也今訓為遺自天言之為遺我以役自我言之為遭天之役意亦同也役廣雅云使也冲人

嗣大歷服天又降威國有疵是遭天所使也叩翟義傳作身邶風匏有苦葉云人涉叩否小雅白華云叩烘于熀大雅生民云叩盛于豆毛傳竝云叩我

也釋詁叩身皆為我郭璞曰叩猶媿也語之轉耳又曰今人亦自呼為身邢疏云說文女人稱我曰媿語轉曰叩億九牽傳小白余杜注余身也是叩身

皆我也傳以恤為憂恤當作郵說文卷八上比部誌字注引周書曰無恙于

郵然則不叩自恤亦當作郵今作恤者偽孔改也又卷五上血部郵字卷十

下心部恤字皆訓憂詩唐風羔裘序箋小雅蓼莪箋大雅桑柔箋並云恤憂也是郵恤通也

已子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傳曰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

案曰傳以誓為廢釋言文說文卷十下竝部替字注云廢一偏下也从竝白

聲又別體或从𠄎徐鉉曰俗作替非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釋文曰相息亮反

傳曰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卜之用故能安受此天命今人獻十夫是

天助民况亦用卜乎吉可知矣嘆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基業言卜不

可違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閱誌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

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釋文曰省息

井反闕音秘

傳曰久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
闕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故大化
天下道我友國諸侯疏曰闕慎釋詁文

案曰爾丕克遠省二句傳以丕為大雖是古訓但古多以丕與不通用莽儼
此云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則此二句亦當云爾不能遠
省識古事爾豈知文王若彼之勤哉乃為合也闕慎傳以為慎勞而疏云闕
慎釋詁文攷釋詁但有甚慎無闕慎說文比部甚亦訓慎古無以甚為勞者
惟說文示部云祕神也鄭闕宮詩箋云闕神也是闕與祕通廣雅云祕勞也
然則闕正可訓勞莽作甚勞蓋嫌闕甚二字音混以勞代闕又倒其文故孟
康解為慎勞若此經闕甚則當訓勞慎不可云慎勞也又下文勤甚傳訓勞
慎是偽孔亦知甚訓慎不可訓勞矣何于此又自相違耶然則此闕甚與下
勤甚皆當作勞慎可知也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釋文曰棐徐音匪又
芳鬼反忱市林反

傳曰言我周家有天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矣我何其不于前文王安

人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疏曰釋詁云棐輔也忱誠也

案曰傳以棐為輔忱為誠者漢書八十一卷孔光傳光日蝕對曰書曰天棐
誕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翟義傳于此句作天輔誠辭康誥亦云天畏棐忱
是也

天亦惟用勤甚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傳曰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我何敢不于前文王所受
美命終畢之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

釋文曰日人實反。案曰古曰
字與日字相似故釋文音之

傳曰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
案曰傳以若為順釋言文逝為往釋詁文

若考作室既氏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
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釋文曰底之視反構古候反菑側其反穫戶部反。疏曰定本云矧弗肯構矧
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為衍字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鄭王
本于矧肯構下亦有一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案曰肯字郭忠恕汗
簡卷上之一云肯尚書古文作爾說文卷四下爾部爾字注云骨間肉同爾也。爾字注云古文
肯此字本骨間肉借為肯之有釋言及邶風終風唐風有杕之杜箋皆云肯可也是也隸變从止于義無取
非也肯構下鄭亦有厥考翼云云疏云鄭增之非鄭增之晉人刪之耳翟義傳亦無此一節則晉人所據也

鄭曰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詩十五卷大傳曰以作室喻政治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為堂基况肯構立屋乎不為其易則難者可知又以農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子乃不肯播種况肯收穫之乎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征是棄之案曰鄭以翼為敬者釋詁文詳見上文傳以構為構立屋者說文卷六上木部構字注云蓋也从木莠聲杜林以為椽桷字又桷字注云椽也椽方曰桷椽字注云椽也椽字注云秦名為屋椽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桷然則椽桷桷一物異名構木為構蓋立屋故傳云云而杜林說亦得備一義也傳以菑為菑耕其田者攷詩小雅采芑于此菑畝毛傳用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畚正義曰三句釋地文菑者災也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畚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是也又大田云以我覃耜俶載南畝箋云俶讀為熾載讀為菑粟之菑以利耜熾菑發地也正義云此及載芟耜皆于耜下言俶載是刈耜于地之事知當為熾菑故方言云入地曰熾反草曰菑也弓人云鋸榦之道菑粟不地則弓不發注

云粟如裂繻之裂鋸弓榦以鋸菑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菑而發之是也肆子曷敢不越邛救寧王大命

傳曰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我何敢不于今日撫循文王大命以征逆乎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傳曰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弗救者以于惡故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

案曰民養翟義傳作民長顏注云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其其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王曰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故也尚書案曰王以上帝為天文王詩毛傳文

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傳曰于天輔誠是無敢易天法况今天下罪于周使四國叛乎

案曰此節王莽擬云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况今天降定于漢國以棐忱為輔誠已見上今俗本漢書以法與戾皆為定疑法本定字說文鷹部云舍古文法

字與定相似故誤也毛詩小雅雨無正及大雅桑柔傳皆以戾訓定言天道輔誠爾無敢改易天之定命况今天已降定命于周邦乎下文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不易即定也傳以戾訓罪非也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釋文曰易以豉反

王曰惟大為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于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尚書疏。孔傳同。

案曰王讀易以豉反非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曷敢不終朕畀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傳曰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輩畀乎言當滅殷也天亦惟美于文王受命我何其極卜法敢不于從言必從也

案曰說文卷五下齋部云齋愛濟也從來从向來者向而藏之故田夫謂之齋夫此云稽夫稽與齋同田夫除艸耨去非種天之喪殷似之也魏風伐檀

傳種曰稼斂曰穡疏云稼穡相對散則通大田曾孫之稼非唯種之湯誓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此言除艸宜云稼而云穡亦通稱故也王鳴盛學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若茲

王曰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筮也况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尚書疏。傳曰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

况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故以汝眾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

案曰指莽儼作旨顏注云旨美旨美說文旨部文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况今卜并吉乎王作旨意解固與莽異然亦作旨蓋古旨與指通傳用王義遂改作指則古義沒不見矣宜以顏注為正也白虎通卷上誅伐篇云誅不避親戚尚書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是說此經之意見而言弟惟白虎通有此說恐非也此經全篇多以下為言而篇末亦歸之于卜者周禮太卜之職凡國大師則貞龜是古者用兵必問卜左傳晉侯使卜偃卜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筮之遇大有之睽曰戰克而王饗是古者卜大師則

以遇戰克之兆為吉也抑武庚罪無可數管蔡惡不忍言歸之于卜以祈天命而已此聖人之公且誠也

尚書後案卷十五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

釋文曰魄普自反

馬曰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

釋文戴衢六書故二卷

傳曰周公攝政七季三月

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疏曰知周公攝政七季之三月者以洛誥七季反政而言新邑營建獻卜之事與召誥同俱為七季此亦言作新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季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季建侯衛而封康叔五季營成洛邑六季制禮作樂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頒度量而天下大順六季制禮作樂是六季已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

案曰馬以魄為朏者說文卷七上月部云朏月未盛之明从月出漢律歷志

引古文月采日三日曰朏揚子法言卷六五百篇云月未望則載魄于鹵既望則終魄于東宋咸注曰載魄當作朏其實魄卽朏也馬又云三日始生朏朏名曰魄者禮記鄉飲酒義云月三日則成魄白虎通卷下日月篇云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日月三日成魄說文月部云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暈聲周書曰哉生霸普伯切詩天保疏云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于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也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從此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漸虧至晦而盡諸家皆言三日爲魄以二日有時不見也蓋前月有三十日則是月合朔早二日初昏月去日差遠已有微明見于鹵方前月二十九日小盡則是月合朔晚二日初昏月去日未遠未可得見必三月初昏始見鹵方也劉歆以生魄爲望僞孔傳以爲月十六日皆非也魄字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又既生魄顧

命惟四月載生魄皆作魄而說文作霸者漢律歷志引武成亦作霸攷古鐘鼎文魄皆作霸或省作雨公誠鼎云惟十有四月既外霸又王俅嘯堂集古錄卷上周雖公緘鼎銘云隹十有三月既外霸釋文云惟十有四月既外霸又周高克尊銘云癸十有介十有八日既生卒釋文云唯十有六月既生霸又卷下周毛父斂銘云癸介十有既生霸釋文云惟六月既生霸竝與說文合周伯琦六書正譌云霸俗作必駕切以爲霸王字而月霸乃用魄字非本義王霸字本作伯月魄字作霸其義始正聲音膊雨濡革也从雨从革然則此經本當作霸也薛宣古文作並並乃古戟字則未詳也哉訓始者釋詁文彼疏云哉古文作才說文云才艸木之初也以聲近借爲哉是也又三月者四季三月非七季書傳孔傳及疏非也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鄭曰此時未作新邑基謂謀也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周公謂其于政不均故東行于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間之同心來會樂卽功作効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季隆平已至

尙書疏。毛見禹貢指南三卷。毛詩一之三卷周南。天官序官疏。又十卷地官大

司徒疏。又二十一
卷春官大司樂疏

傳曰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于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疏曰釋言云集會也民服悅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此新邑此史總序言之鄭以為此時未作新邑而以基為謀大不詞矣

案曰鄭以基為謀者釋詁文也史記封禪書秦都咸陽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秦故周地故云岐鎬處五嶽外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所合四時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合乃建王國焉是為于政不均東行洛邑謀作天子之居也鄭必以基為謀者大傳營洛在攝政五季此是攝政四季猶未營洛故但為謀也知四季者攝政四季建侯衛即此下侯甸男邦采衛是故知四季也鄭又云隆平已至者詩芣苢疏引鄭此注以為康誥注又言隆平即太平文王武王時皆未得為太平直至周公方致太平白虎通卷上封公侯篇云天下太平乃封親屬者示不私也即不私封之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海

內之眾已盡得使之不忍使親屬無一人使封之親親之義也以尙書封康叔據平安也此說與鄭合然太平宜待制禮樂此時居攝四季未作禮樂而云已太平者周頌譜云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疏引鄭易注云行誅之後致太平自三季數也行誅謂誅武庚管蔡又引書傳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云云而申之云如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季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為優游之故至六季乃作又維天之命序云太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季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季制禮作樂然則四方和會太平有兆故鄭云已至疏云民服悅見太平亦據鄭義也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釋文曰見
賢遍反

鄭曰不見要服者以遠于役事而恒闕焉疏傳曰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于周疏曰以大司馬大行人職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

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爲異以此計畿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黃帝帝嚳居偃師餘非土中者自由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君行必有臣從卽卿大夫士亦主其勞故云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卽事土功勞事民之所苦而此和悅見太平也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民猶至况導之以禮樂乎是也

案曰鄭云不見要服云云者此經侯甸男邦采衛邦字居中以貫上下謂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諸侯也百工者五服諸侯之百官也堯時甸侯綏要荒五服方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各爲殘數居其間則方萬里周制又改爲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九服皆在王畿之外故鄭注禹貢言弼成之制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周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周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周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周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周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七千里此在九州之內至于要服之弼與荒服及荒服之弼則與周夷鎮蕃相當而在九州之外矣夏之五服有要周次司馬職方氏言九服無要而鄭注禹貢以夏要服當周要服此經主周制亦云不見要服蓋大行人又以蠻服爲要服蠻卽要也故鄭據以言之要服尙在九州之內與夷鎮蕃不同然視侯甸男采衛則遠矣故鄭云遠于役事而恒闕焉僞孔傳于禹貢五服以爲每服皆首甸總言之其下析言之合計王畿之外每面二千五百里共方五千里蓋不解弼成之義故以爲夏五服小于周九服此經之傳言周五服去王城里數未嘗不是但以爲與禹貢異制則非矣不知夏周制雖小異道里適均也說詳臬陶謨及禹貢周語祭公謀父曰侯衛賓服韋昭注云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于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觀此則知邦字居中以貫上下也傳訓士爲事者說文士部文又毛詩鄭風褰裳幽風東山小雅祈父周頌敬之傳皆以士爲事是也疏引書傳云云者伏生大傳云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季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

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復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觀此則知此時谷諸侯以觀其心始謀營洛而猶未營是四事非七事上節疏曲附偽孔反譏鄭不詞妄也

周公咸勤

傳曰周公皆勞勉五服人

案曰傳以勤為勞釋詁文毛詩小雅采芣序云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又杖杜序云勞還役也是勤亦勞也因五服之人即事于周樂就功作各効其力故皆勞勉之也

乃洪大誥治

釋文曰治直吏反下其治民安治用安治同一作周公乃洪大誥治

鄭曰洪代也言周公代成王誥傳曰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

案曰鄭以洪為代者釋詁云鴻代也部璞注云鴻雁知運代疏云鴻雁知運代者鴻雁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是知其時運而更代南北也觀此則鴻

有代訓而字與洪通古者如洪範及此經洪字皆作鴻後人改為洪并一粟訓大但洪大連文若以洪為大則安得言大大惟從鄭以為代謂周公代成王誥則知王若曰者王即周公朕其弟者周公謂康叔為弟無疑也周公于成王代攝其位即代行其政故于征伐代為發誥則有大誥于封爵諸侯代為發誥則有康誥自唐以下學者不讀爾雅即一洪字失其訓誥不知周公代王之義而朕其弟又實是兄語弟之詞遂疑此篇為武王書無論書序孔子所作言成王封康叔顯有明文不可駁且定四季傳祝佗明言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佗衛之祝史稱述其先君受封事安得有誤又僖三十一季衛成公夢相奪康叔享命祀相審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不歆其祀相之享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此審武子述其先君受封之命又安得誤豈俗儒是而審武子祝佗反非耶抑豈左傳亦不足信而幾千季下憑臆白撰者反可信耶義理或可空談事實何容懸斷知鄭注不可易也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鄭曰王若曰總告諸侯依略說太子十八為孟侯呼成王也

尚書疏。玉海二百三十一卷官制門傳

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疏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長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州牧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卒伯此方伯自是州牧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非如鄭元云殷之州長曰伯也此指命康叔而鄭以總告諸侯孟侯呼成王義理駢曲皆不可信

案曰鄭以為總告諸侯者上敘作洛和會之事諸侯咸在故語雖為康叔作亦總告諸侯也以孟侯為呼成王者成王即位季十三至是六季十八矣十八為孟侯此伏生書傳略說義也彼文云天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見周禮秋官大行人疏伏生書傳秦火以前先師遺義故鄭用之文王世子篇仲尼曰昔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

以善成王也又云成王幼不能蒞阼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是周公居攝以世子禮教成王呼成王為孟侯不足異也趙岐注孟子以康誥為周公戒成王及康叔封而作是亦以孟侯為成王可知大戴禮公冠篇盧辯注兼天子諸侯言之南史陳沈文阿以此篇為成王冠儀故篇末附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之詞并附漢孝昭冠詞成王與昭帝皆即位後始冠者也據士冠禮記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然則天子之子冠禮與士同諸侯之子可知惟即位始冠則異于士却與諸侯多同金縢鄭注及詩標有梅疏引異義皆云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十歲即位十二而冠魯襄公立九季季十二而冠是其期同士冠禮疏據公冠篇推得大夫士三加天子諸侯皆四加是其儀同據此諸文公冠為成王無疑可稱公即可稱侯故以孟侯為成王也傳以為五侯之長即州牧也但牧伯之制總領天下諸侯者唐虞四人夏商周二人為伯當州之長則皆每州一人為牧殷州長亦通稱伯此鄭據王制而言未可非其實四代州牧皆牧伯通稱而從無稱為孟侯者傳係魏晉人臆說不足信漢地理

志雖以孟侯為康叔然亦不以為州長之稱則傳義非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祗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

釋文曰怙音戶莫報反聞如字徐又音問

傳曰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為教首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用此始為政于我區域諸夏于我一二邦皆以修治我鹵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

案曰傳以明德慎罰為顯用俊德慎去刑罰者伏生大傳引此經作克明俊德則與堯典文同鄭彼注云俊德賢才兼人者故傳依用之成二季左傳申公巫臣語楚莊王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巫臣欲勸王學已德去已罰而其說經意則指文王顯用有德去罰不用其義亦與傳合大學引克明德則謂自明明德乃斷章取義荀子卷十二正論篇引此經克明明德謂主道貴宣明不當以元而難知者使人疑尤非本旨也傳又以庸為用毛詩王風兔爰齊風南山傳及說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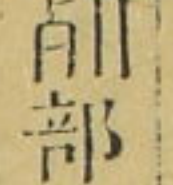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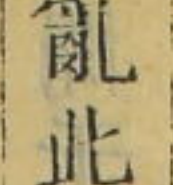
用部文祗為敬釋詁文宣十五季左傳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杜預解為用可用敬可敬亦與傳同若威威以為刑可刑則非也下文文王敬忌鄭云祗祗威威是則威為畏忌意當為畏可畏解徐幹中論法象篇云文王祗畏造彼區夏是也冒聞于上帝為句古讀也趙岐注孟子吾于武成節引此亦作冒聞于上帝且君奭篇亦有此句則知古有此語矣冒有上進意故云冒聞也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

釋文曰殪於計反

傳曰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于其國其民惟是次序皆文王教疏曰天美文王大命之殺兵殷者殪殺也戎兵也用誅殺道以兵患殷文王伐殷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為滅殷之資也

案曰天乃大命文王者詩大雅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是也大傳云天之命文王非孳孳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王充論衡卷三初稟篇云康誥曰冒

問于上帝云云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
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為善故言文王以道上聞于天天乃
大命之也說與大傳合殪戎殷者傳雖以殪為殺但中庸壹戎衣鄭云戎兵
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
殷之胄與壹戎殷者一用兵伐殷也呂氏春秋卷十五慎大覽云湯為天子
夏民大說親鄰如夏高誘曰鄣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然則殪戎
殷當為壹戎殷即壹戎衣也宣六季左傳晉中行桓子論赤狄貫盈將可殪
也引此經為證杜預曰殪盡也康誥言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說文卣部殪
古文作卣部古文卣作卣字从古文从卣省聲卣卣二字
易亂此經殪字其始必是壹字而从古文作與相似故中行桓子
假借取義杜預亦望文為說以文王事移屬武王未足為據偽傳從之但上
言殺下又言兵語意殊嫌複疊當從鄭中庸注以為壹用兵伐殷為古文武成云一戎衣辨見本篇
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釋文曰勗許玉反
傳曰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為諸侯

案曰傳以寡兄為寡有之兄者思齋詩刑于寡妻鄭箋寡妻寡有之妻言賢
也且引此經以證顧命寡命義同也肆故釋詁文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釋文曰適音聿又音

馬曰適述也釋文。真德秀讀書記乙集二卷。案曰注疏所采經典釋文此一條誤作紹述也今從專刻是本釋文第四卷改正傳曰治民將在敬循汝

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

案曰馬云適述釋言文彼孫炎注云適古述字是也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

傳曰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汝當大遠求商家考老成
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鄭曰古先哲王虞夏也尚書疏傳曰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

安者以安民大于天為順德則不見廢常在王命

案曰鄭云古先哲王虞夏也者上文言近之則法文考遠之則法殷之先哲
王及考成人其教康叔法古已備此又言別求古先哲王則自是虞夏之先

哲王也傳云大于天為順德云云者荀子卷六富國篇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楊倞注云宏覆如天又順于德是乃所以寬裕汝身意亦與傳略同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惘瘵乃身敬哉

釋文曰惘音通又勅勅反瘵古頽反

鄭曰惘瘵乃身刑罰及已為痛病尚書傳曰惘痛瘵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

案曰鄭以惘為痛者釋言文又以瘵為病者鄭必作鰥也釋詁鰥病也與鰥寡字同从魚不从疔故說文無瘵字後人以其訓病改从疔召誥智藏瘵在司皆非也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釋文曰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

林反盡徐了忍反好呼報反

傳曰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往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

案曰傳云云者部璞爾雅注引天畏作天威皋陶謨天明畏釋文云馬本作

威古威畏字通言天之明威可畏以其所輔者誠也棐為輔者釋詁棐輔同訓備備即輔也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傳曰不在大大起于小不在小小至于大言怨不可為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

案曰傳云大起于小小至于大者國語卷十五晉語知伯國諫知襄子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說苑卷五貴德篇智果諫智襄子引周書與國語同韋昭注曰或大而不為從或禍難起小怨韋義與傳合也傳又以惠為順釋言及毛詩邶風燕燕傳小雅楚茨箋文懋為勉說文心部文釋訓亦云懋懋勉也言當擾順有順者使之順勸勉不勉者使之勉昭八卒左傳齊樂高相攻子旗語陳桓子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桓子遂和之如初懋作茂者釋詁云茂勉也是與懋同也時殷亂方定尚多反側故戒以民怨無恒宜順而勉之服以寬大與子旗語情事正合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

釋文曰應應對之應徐於韻反

傳曰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宏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

案曰已同噫說見大誥殷民卽左傳分康叔以殷民七族衛康叔世家周公成王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者是本篇序亦云然也

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傳曰宏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肯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肯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釋文曰肯所須反本亦作肯

傳曰嘆而救之凡行刑罰汝必敬明之欲其重慎疏曰小罪非過誤爲之乃惟終身自爲不常之行用犯汝如此者乃不可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大罪非終行之乃惟過誤爲之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所犯乃不可殺以誤故也原心定罪斷獄之本

案曰王符潛夫論卷四述赦篇云康誥小罪匪宥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

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過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肯省災哉古字通釋言云式用也式爾者故用如此適爾者適然如此所以殺不殺異堯典怙終賊刑肯災肆赦鄭注意與此同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案曰敕今作勅攷勅力代反與敕不同經傳訛以勅爲敕如救我五典救天之命皆誤作勅此經傳解爲敕正則亦當作敕

傳曰政教有次序治理大明民其自勅正勉爲和化惡爲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民其盡棄惡修善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民其皆安治

案曰僖二十二季左傳晉卜偃引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禮記大學引若保赤子而釋之云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鄭注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于赤子之耆欲也孟子亦引若保赤子而釋之云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趙岐注以赤子無知故救之玩左氏孟子二說此節三段皆主用刑而言以大明服人民自救勉去惡如去疾民自棄惡民犯法

如赤子無知吾保救之推心而中其欲民自安治雖用刑而不專于刑也荀子富國篇引此經而說之云君國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意義略同惟以疾為急疾之疾則異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

傳曰無得有妄刑殺非辜者

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

釋文曰劓魚器反則如志反

鄭曰刑臣從君坐之刑疏傳曰劓截鼻刑截耳刑之輕者疏曰劓在五刑為

截鼻而刑者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亦云劓刑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以

為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

案曰鄭云刑者臣從君坐之刑者僖二十八季左傳衛侯與元咺訟鍼莊子為坐衛侯不勝刑鍼莊子是周世有臣從君坐之刑但彼用刑而鄭于此注以刑當之者春秋之法不盡合周初之制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釋文曰臬魚列反

傳曰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牧其眾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

兼用之疏曰臬為準限之義故為法也衛居殷墟周承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

案曰傳疏以康叔時為州牧故以外事為外土諸侯之事康叔為之陳法是也臬訓法疏言準限之義者說文本部云臬射準的也爾雅釋宮云楫謂之棧在地者謂之臬郭璞曰杙檠也臬門檠也玉藻云公事自闌鹵私事自闌東此與門限之闌相連準的限制皆法義也殷罰者荀子卷十六正名篇云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楊倞注云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言殷刑之允當也據此則命康叔師殷罰不但因其國俗亦以殷刑最允故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釋文曰要於宵反蔽必世反

傳曰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于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疏曰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

案曰傳以要為要辭者周禮鄉士云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注要為其罪

法之要辭是也要囚二字兩見于此章又兩見于多方篇孔子此章皆釋為
獄辭之要于多方篇前釋為要察獄情後釋為執其朋黨前後異義則不可
當皆以為獄辭之要蔽為斷者太宰云八曰官計以弊邦治小宰云以聽官
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鄭皆以弊為斷說文無弊字有蔽字弊即蔽也昭十
四季傳邢侯離子爭田叔魚攝理蔽罪邢侯杜預云蔽斷也是也國語卷十
五晉語蔽獄之日叔魚抑邢侯韋昭注蔽決也決亦斷義也十日為旬三月
為時既得要辭猶必服念五六日至旬時乃大斷之者小司寇云以五刑聽
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蔽之鄉士云辨其獄訟異其死刑
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二旬而職聽于朝縣士三旬而職聽于朝
皆司寇聽之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是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
惟曰未有遜事釋文曰詳以文反

傳曰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義宜也用舊法典刑
宜于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

敘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與自以為不足

案曰荀子卷九致仕篇引此義刑義殺云云又卷二十宥坐篇亦引此經竝
作勿庸以卽女惟曰未有順事與偽孔本不同又皆申說之云言先教也楊
倞注云當先教後刑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也然則勿庸謂勿遽用刑順事謂
教民之事言勿遽用刑以卽政女當思曰我未有順導民之事其義與偽孔
傳小異惟孔子家語卷一始誅篇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上教
之不行罪不在民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未有慎事王肅曰
言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又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
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為順此所引釋則同今本家語王肅私定
孔傳疑出肅手故合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傳曰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汝所知欲其
明成王所以命已之款心

案曰定六年傳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為相睦故云朕心朕德惟乃知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譬不畏死罔弗慈釋文曰攘如羊反譬音敏慈徒對反徐徒猥反。案曰說文引作凡

民罔不慈孟子引作罔不畏死凡民罔不該徒對反司馬光法言注同

傳曰凡民用得罪為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于是以取貨利譬強也自強為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

案曰傳以自為用古雖有此訓然荀子卷十七君子篇云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世曉然皆知夫為姦雖隱竄逃亡不足以免莫不服罪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此以自作服罪解蓋殺人取貨惡之大者有誅無赦必服其罪荀義得之傳非也傳又以譬為強慈為惡敬強釋詁文說文卷三下支部云敬冒也从支昏聲周書曰譬不畏死冒昧為惡自強為惡義亦同又卷十下心部云慙怨也从心鼓聲周書曰凡民罔不慈怨與惡意亦通也孟子萬章下篇引此下三句而中之云是不待教而誅者也對上文勿庸以即惟曰未有順事當先教後刑此殺人取貨昭然服罪故不教而誅

王曰封元惡大慈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孝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大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

無赦釋文曰鞠居六反甲音的泯徐武軫反

傳曰大惡之人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于不孝不友為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為人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惟人至此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不于我執政之人得罪乎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疏曰釋親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姦惡猶為人惡況不孝弟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是也考亦通生歿即此文及酒誥是也曲禮云歿曰考是對例耳天明即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為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是于天理當然為天明白之道案曰元惡大慈者揚子法言卷二修身篇云君子悔吝不至何元愾之有李軌注云元愾大惡也元愾即彙括此經元惡大慈之文故李軌以為大惡也

承上殺人取貨固爲大惡起下不孝不友爲惡尤大也上稱厥父下稱厥考
疏云考通生歿者鄭璞亦正注云禮記生日父母歿曰考妣今學者從之尚
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聰聽祖考之彝訓如喪考妣倉頡篇曰考妣
延季明非歿生異稱是也傳以鞠爲稚者釋言云鞠穉也是也弔爲至者釋
詁文也此字尚書屢用之盤庚弔由靈大誥弗弔及此經皆至也詩小雅天
保神之弔矣毛傳鄭箋皆以弔爲至陸氏釋文音都歷反與此弔同此古訓
也或作如字讀解爲弔憫但據檀弓畏厭溺而歿者尚皆不弔此不孝不友
之人反當弔耶此說非也傳以泯爲滅者說文無泯字惟有泯字米忍反周
禮小宗伯云王崩大肆以秬鬯泯杜子春讀爲泯二鄭从之泯卽古泯字毛
詩桑柔傳云泯滅也是也文王作罰者周禮大司徒有不孝不弟之刑周禮
雖作于周公當本之文王故云文王作罰也王符潛夫論卷四述赦篇云養
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
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是說此經之義也

又案曰禮三十三季左傳晉自季引康誥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

不相及也又昭二十季傳苑何忌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與自季語
意同後漢書肅宗本紀元和元季詔亦引書父不慈云云李賢注引左傳胥
臣云云胥臣卽自季也王符潛夫論卷一論榮篇云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
聖子也而叟頑惡鯀而禹與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
及也語意竝同前文今翫父不慈四句雖似槩括此經子弗祇服厥父事八
句之文而罪不相及則此經無之蓋逸文也反側初平用法宜寬猛兼濟刑
茲無赦法嚴矣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疑此下卽當繼以自季所引云云然
不可攷矣前明注疏刻本于此節不念鞠子以下脫漏甚多當是傳寫遺落
其末綴一段亦有脫字故承接不順今以意讀之云左傳引周書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卽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父輩理所當然而周官隣保以比伍相
及趙商疑而發問鄭荅云周禮太平制此爲居殷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以
骨肉得相容隱周禮據疏人相督率之法今律大功已上得相容隱隣保罪
有相及是也此疏所引鄭說蓋出鄭志其義甚精疏駁之殊謬又以左傳所
引卽此經之文而不言逸文皆非也

不率大夏矧惟外庶子訓人釋文曰夏簡八反

鄭曰訓人謂師長尚書疏。玉海三百二十八卷官制門**傳曰**夏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

赦况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疏曰**夏猶楷也言為楷模之常

故夏為常也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者即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

也以政教諸子故為訓人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

為外惟舉庶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最急故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鄭注殘闕也傳以夏為常釋詁文部璞注云夏義見書

又釋言云夏禮也部云謂常禮是夏為常也疏云猶楷者禹貢納秸服釋文

云秸本或作楷鄭注禮器引作赫郊特牲彙釋文赫簡八反儒行後世以

為楷疏云楷法式然則夏與秸同音楷與楷相涉故夏猶楷也外庶子傳以

為掌眾子之官疏以即諸子者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

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天子惟所用之注云國子諸侯

卿大夫士之子倅如物有副倅之倅文王世子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

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

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

事以爵以官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是也燕義云古周天子之

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云云與夏官諸子同是

庶子即諸子故鄭注周禮敘官亦云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或曰庶子

是也但燕義所云是天子之官故兼言職諸侯之子此庶子是諸侯之官但

主卿大夫士之子也鄭以訓人為師長之官者若天官大宰師以賢得民儒

以道得民鄭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

者是也鄭以庶子訓人為二其庶子注已亾疑當與傳同傳以訓人即庶子

不如鄭注明析也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傳曰惟其正官之人于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

亦在無赦之科**疏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于小臣諸有

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節為教人之故故言有

符節者非行道之符節若為官行文書而有符今之印者也在軍者有旌節

亦得為有符節耳

案曰釋詁正長也官各有長正人官之長也鄭注周禮宮正主宮中官之長
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大府為王治藏之長此類皆是也疏云三百六十職
正官之首者大雅雲漢云鞠哉庶正彼箋云庶正眾官之長也彼疏云眾官
之長者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若以此解正人則太繁且三百六十
職中如太宰司徒六官之長其秩其峻此經正人在庶子之下品職不甚尊
恐只當指宮正之類未便以太宰等均為正人則疏總言三百六十職者非
也傳以小臣諸節為有符節吏者馬注太誓云諸節諸受符節有司也彼太
誓在軍中誓戒羣臣則諸節自是受符節從軍者此是國中之官故以諸節
為有符節吏周禮掌節士士二人中士四人則諸侯之掌節當亦不止一二
人故云諸也傳兼言外庶子以庶子與正人小臣諸節竝蒙不率以訓人非
官故也疏又連教人言之則以訓人并日庶子正人小臣諸節實則皆非是
當從鄭以庶子訓人正人小臣諸節四等竝蒙不率也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愍已汝乃其速由茲義

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

釋文曰別
彼列反

傳曰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申我
法者病其君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于時世者循
理以刑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若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于其小臣外正官
之吏竝為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

案曰小臣即小臣諸節也外即外庶子及訓人也正即正人也

釋文曰忌其
記反釋音亦

鄭曰敬忌祇祇威威是也尚書傳曰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
寬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于古
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疏曰文王所敬忌即敬德忌刑故鄭云祇祇威威
也

案曰鄭以敬忌為祇祇威威者表記引甫刑曰敬忌鄭彼注云忌之言戒也

言已外敬而心戒慎今于此注云祗祗威威是也祗之言敬故以敬為祗祗威即畏忌為戒慎有畏意故以為威威也顧命篇末云以敬忌天威是凡言一敬忌義皆同也荀子卷八君道篇云有治人無治法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故明主急得其人勞于索之而休于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據此則擇當作擇謂擇人而用也擇得其人一人已足致治敬忌是祗祗威威則擇人是庸庸也偽孔作擇以為悅擇且多乃裕民二句疑皆偽孔所增改也

又案曰自敬明乃罰至此詳言慎罰之事定四季傳康叔為司寇史記亦言康叔既封衛其後復入為周司寇意康叔本法家故特于用刑反覆申之抑以殷俗化紂之惡而大壞非刑無以弼教與要歸于至慎不專尚嚴酷也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印

傳曰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等况今民無道不之從教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疏曰爽惟民迪鄭以

迪為下讀

案曰迪吉康鄭讀是也傳以爽為明者說文日部云昧爽旦明是爽為明也迪道釋詁文吉善說文口部及詩召南標有梅傳文康安時是亦皆釋詁文哲智釋言及說文口部文又治亦釋詁文說文辟部作彛隸變作又作為亦釋言文適之邶風北門傳文釋詁適之皆為往則適亦之也

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釋文曰說如字徐始鏡反經紀力反

傳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于罰之所行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于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誅罰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大况曰不慎罰明聞于天者乎言罪大疏曰顧氏彪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我

案曰監視釋詁文戾定毛詩小雅雨無正大雅桑柔及雲漢傳文屢釋言云

亟也郭璞云亟亦數也詩巧言君子屢盟鄭箋云屢數也字當作婁俗爲屢非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願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傳曰言當脩己以敬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用是安汝心願省汝德無令有非遠汝謀思爲長久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汝罪過不絕亾汝

案曰不汝瑕殄傳云不汝罪過僖七年左傳楚文王謂申侯曰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杜預注云不以女爲罪釁是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父民案曰說文卷五下言部云高獻也从高省曰象進狀物形俗作亨非也

傳曰當念天命之不于常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無絕棄我言而不念享有國土當明汝所服行之命令使可則高汝聽聽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案曰大學引惟命不于常鄭注于於也天命不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于於



釋詁文蓋秦漢間人假借於爲于字因附益爾雅而鄭用之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案曰唐石經作誥擇誥告也則二字同也

傳曰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

案曰殷民即前文所謂應保殷民者也

井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德勿用非謀非詐成時究至則敬德用康乃心直乃德

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女假珍
厚子言君修己以取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斯行是誠道大去
安汝心積自汝德無合有非隨汝謀思為長久行寬政乃以民安

案曰媿男唱前文視賄媿男媿男皆也

享園

尊曰必卦之園於媿視宜媿之當卦則筮非視吉之言唱也何以媿男世世

王昔曰卦若媿於替媿典媿知吉也何以媿男世享結語也與二字同也

鞞蒞文蓋秦鞞間人鞞昔也為于字因州益爾鞞而慎用之

